

音 冀 魯 豫 邊 區

文 藝 創 作 小 叢 書 之 十 九

人 民 大 翻 身

岡 夫 等 著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區邊陳魯冀晉

九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頌身翻大民人

著等夫 周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目 錄

人民大翻身頌	岡 夫(一)
黃姥人紡花	岡 夫(九)
申海珠	岡 夫(一七)
我要跟大家一起去報仇	袁 勃(二八)
獵人之母	柯 崗(三五)
趙鳳英	小 空(四五)
送別	阮章競(八三)
隨軍小詩	胡 征(八七)
南征詩草	田 兵(九二)

人民大翻身頌

一

我走進我解放了的村莊和城鎮，
這裏，是人民的自由天下。

剛剛昨天還是愁眉苦臉的人們，
今天，喜氣洋洋地笑了。

比敵人在時拉警報還快，
比一切的郵政交通都快，
人民，這活電線杆子，

一霎時把喜訊傳遞——

人民的撐腰人來了，

人民的政府、子弟兵來了，

人民久久渴望的翻身日子到了！

所有從前騎在人民頭上的傢伙，

現在要踏翻他們在地上。

漢奸和惡霸，敲碎他們的賤骨頭！

地主、債主，也得剝一剝他們油蒙了

的『良心』！



人民數說不盡的痛苦和災難，
現在是從揭去了封條的嘴巴裏自由地
傾倒了出來。

這裏，這個半哭瞎了眼睛的老太婆；
漢奸抓去了她的「一個比一個青年的
三個兒子，
抓去之後一個也沒有回來；

這個，額頭上有一塊青疤的半瘋半傻
的青年姑娘；
惡霸逼死了她的未婚夫又強姦了她；
因為她氣瘋了，沒有要她；

這個，無人撫養的折斷半條胳膊的孤
兒；

敵人殺死他父親又姦死他母親之後，
把他扔到空裏揚長而去，
他可幸而沒有跌死；

這個，跳到台上的黑瘦的可是看來很
有些咬筋的漢子；

脫光他的上身並且裸露出半個大腿，

展示他青一片紫一片的傷疤，

這是漢奸告密敵人捕去給他留的紀念

.....

啊，有多少張嘴就有多少的痛苦和災
難！

不！人們恨不得長出一百張嘴道出自
己痛苦和災難！

不！渾身是嘴也道不完的痛苦和災難！

可是現在誰也不再訴了！

嘴巴閉起來了！牙齒咬起來了！

淚是不再流了，拳頭捏起來了！

人民要懲罰那些給他們災難和痛苦的罪犯！

報仇雪恥的火燄，燃燒起來了。

看呀，那個吃喝着人民的血肉養得肥肥的豬也似的傢伙，被押上台去；那個嚇得半死的、色癆病相的三角臉的洋煙鬼，也被拖上台去。

看呀，這就是那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這就是那些孤兒寡婦的製造者！

這就是專門愛看別人的痛苦而拍手哈哈大笑的禽獸！

這就是專門開巡（嗅）中國人的腳踵而告密給敵人的民族敗類！

噯！我的半瞎眼的老太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爬上台去，颼地一下掏出來早已揣在懷裏的鐮子剪子，

刺在那個豬也似的傢伙的身上！

我的額頭上有青疤的那個姑娘，虎地一下撲到那個洋煙鬼身上，

咬了一口而開始狂笑！

二千隻報仇的手伸出來！

一萬張出氣的嘴喊起來！

我的工作同志們也攔不住了……

人民的政府最後答應了人民的要求，
用槍彈結束了這兩條狗命。

人民說：便宜了他們。

那些個小號兒的，一時趨炎附勢的孱頭們，

向着人民低頭、屈膝、認罪、懺悔，
要求人民的饒恕，人民饒恕了他們。

人民呀，你只流了兩個最大壞蛋的罪惡的血，

償付了無數人民的無辜的血，

我們的人民呀，你真寬大極了！

三

我的人民沒有停留在這裏，而繼續前進着。

他砍倒了那棵民族的痛苦與災難的大惡樹，

又摧毀了它的搓枋的枝幹和針刺，
現在，又挖掘它的深根。

幾千年來蟠踞在人民土地上的地主，
把土地和人民的精血都吸乾了。

農民流汗，地主流油。

而爲了保持這種吸血的特殊權利，
地主總是依附而又支持着，

人民的以至民族的敵人。

我的人民展開算賬和說理了！

那個衣着襤褸可是精明強悍的中年男子，

訴說着他上了多少肥料，多少種子，花了多少人工，可是交租以後還撈不夠他的本錢；

那個滿臉皺紋歇了半個頂的老漢訴說着；

他怎樣在『鹽打滾』的利錢裏滾來滾去，

終於在那個災荒年，地主奪去他僅有的三畝土地；

那個年青長工，說他在地裏做活以外，

還得推碾滾磨，担水倒尿，擦煤馱炭，

送掌櫃婆走親戚，被迫給敵偽支差，可有誰多給他使過一個工錢？！

地主們用不說話作反抗；都只說：

『反正我沒理！』

但那個戴貂皮帽的地主起來講話了：

他反復說他是個『老實人』；掏『良心』說：『我沒有欺負過人！』

那個氣紅了臉的佃戶，一句話就堵住他的嘴：

『你老實！爲甚麼你只增租，不減租？』

爲甚麼你不用官斗——你用大斗刮租子？

爲甚麼你，收租不說，每歲還加交棉花錢，茶飯錢？

良心！良心裝到褲襠裏了！」

減租的風暴就這樣起來，

一村又一村地聯成一片；

在一個五更天，

佃戶結成雄糾糾的隊伍背着布袋進了

城；

佃戶包圍了地主的宅子，把守了地主的

的門口；

佃戶跑進地主的庭院，口口聲聲『找

剝削鬼來』；

地主灼了毛，一連聲答應着『我就是

！我就是』；

佃戶打開倉庫，把地主應退的租子，

一份一份過了秤，

佃戶命令地主打算盤、記賬，

地主馴馴服服作了佃戶的臨時經紀人

……

有的死頑固的地主一味耍癩皮不肯減

退，

佃戶就敲起他的頭來；

地主的大老婆小老婆在後院裏哭嚷着

，

真淚假淚連鼻涕一齊流出來；

佃戶在前院裏喝着笑着說：

『由他吧，我們哭了一輩子了』

；

地主押着的契約，被喝迫着由暗洞裏

尋出來；

地主付不足的東西，給佃戶開下欠條

；

佃戶背着糧食，掖好文書，歡天喜地

回了家去；

佃戶穿着地主折賣了的花花衣裳，在

慶祝大會上演戲……；

僱工和店員也趁熱起來鬧增資而且成

功……

人民說：『五十年來沒有過過這樣個

快樂的年；

往常年過三十，非雞叫不敢回家，

今年在臘月裏，收了一個飽滿的秋天

！』……

人民說：『從我記事起，連我的老爺爺

老爺爺，

都沒有見過這樣的自由好世界！』

四

我已經不用再多的歌頌，人民已經歌

頌了自己了。

只是你這『法律家』、『秩序家』和

『慈善家』們呀，

你們那樣在旁邊評論腳嘸啗些甚麼

？

在千萬人民痛苦的血淚河裏，

你們總是毫不在意地涉足而過，

而在一個精踏人民的傢伙的一滴血，

一滴眼淚裏，你們就要淹死了嗎？

誰對於過去和未來都閉着眼睛，

誰也就成爲現在的瞎漢。

我呀，我是一個帶過幾年腳鐐子的人

，我却感到了這樣的歡快——

我是如同看到、聽到、捉摸到——
這束縛着千萬人民自由的腳鍊子！
嘩啦嘩啦砍開來，

落下去，

甩得遠遠去的

巨大的姿態和聲音，

我感到了心要炸裂樣的歡快。

我爲人民獲得自由的健腳和他奔向的

前途，

感到了衷心的愉快而歌唱。

我的人民呀，

在你推翻一座山一樣的運動當中，

滾亂了幾顆小小的石子，

那是完全沒有什麼奇怪和可怕，

而在你稍微喘息一下時，

你就會把它們打掃乾淨的吧！

而現在，切不用聽那些噓噓噓的『

議論』，

而盡情地唱我們愉快的歌吧！

我們的歌，

正是大翻身的歌，也正是大法律大仁

慈的歌。

一九四六年二月

黃姥人紡花

閻夫

9

黃姥人開春以來，
每天紡半斤花，
一心一意要發家。
天映明明燦燦紡，
半夜三更還捨不下，
除開做飯工夫，
她都坐在紡車懷，
也覺不着腰酸臂困腿發麻。
她一邊紡，一邊給人拉道：——
春天老樹抽芽芽，

老年人心上也開花花，
沒想到這年頭，
越活越有味兒啦。
咱活了多大，窮了多大，
窮娘家，還能尋個富婆家？
男人沒本事，孩子們多，
一輩子還不來曙光日月，
拿起繡花針，給人家做枕頭頂，
拿起棒槌針，給人家納鞋底子，
十指不停常做活，

自家孩子穿不上雙齒圖鞋襪；
只知道受苦受罪怨命窮，

怨老子沒給咱留下；

哪還省得甚窮人也能翻身，
勞動就能夠發家！

咱總吃虧這老腦筋，不開化；

自搭咱八路軍過來，

般般樣樣人說好；

只是一面有人瞎傳言，

羣衆鬥爭起來實在怕；

我就想：只盼人家不要鬥到咱名下，

咱可誰也不敢去鬥人家！

不想時耳開不如眼見，

跟上大家開了兩回會，

才知道鬥的都是老財惡霸；

咱才沒來由，

替人家開糖着，一顆心槌把！

鬥倒了惡霸李三才，

窮人們可有了辦法啦；

吃穿的有了吃穿，

竄房簷的佔下家；

俺分了兩石麥子一石穀，

一張犁，一隻耙，

二斤香油三斤花；

分了一張新鏟割莊稼，

拿了一把小鐵子刨穀莖；

一支紅漆櫥櫃放東西，

一架紡車子讓我紡棉花；

十畝埋土好地綿綿場。

真個極古以來也沒聽說過這種事。

要不是毛主席領導好，

幹部們拉拔，

哪有今天的咱！

我說毛主席呀，

可真是咱窮人們的活菩薩！

從前吧，也說生產啦，紡織啦，

那都是句話！

打老鼠還得個油捻捻，

生產還得說不好？

可是本兒在哪？

你當是窮人家，

好容易秤得起二斤花？

紡車子還得惜人家；

人家先儘人家使，

還怕你用壞了賠不起，

總是一泡推辭話；

況且咱少吃缺燒忙餬一張嘴，

哪有工夫紡車懷裏安心坐下！

人家也說發家啦，致富啦，

我這心裏想：

那也是人家年輕人的話；

像咱這一天天離天高，離地低，

眼看入土的人啦，

還盼著的發粗長大？

總不過吃不飽，餓不煞，也就罷！

雀占子命，長不了鴿子大，

天生來命窮，

肯也早就放展啦。

作準是個老頑固；

自己走不到人前頭，

也不怨人家不理咱。

人家倒是讓咱說話；

咱又總怕說下差。

不想幹部們說：

「說差也不怕！」

咱心才有了個本把把，

一說開話，腦筋也就轉開啦，

幹部說：老年人有經驗；

咱就真像有了經驗；

幹部說：老年人也有用，

咱就像覺着咱也還算話；

不管人家是真心話，

還是高抬咱，

人都愛吃順氣丸，

聽了這話總喜歡。

誰省不得個好和歹，冷和熱！

人家一心一意把咱往熱炕頭上扶，

咱還肯儘顧在冷地下爬？

人家一心一意爲咱好，

咱還敢打滾撒潑浪、圪堆下？

人家抬愛咱，把咱往臉上看，

咱還肯自窩窩，自糟蹋？

話不要說假：除開共產黨領導，

誰來管過咱個死老整兒家！

日本和頑固軍咱都沒見過？

一句話三馬棒，看你吃下吃不下！

你好酒好肉請他，

也不怕他和你說句話，

狗日還嫌你骯髒，

和你說話費唾沫；

你冷你餓你活該，

我吃我穿你短不下！

你紡你織于我個屁？

有你不多，沒你也不少，

怕缺了狗日的

酒肉江山，吃穿天下

不過也一樣，

狗日們看老百姓是夥菜瓜，

老百姓看狗日們是堆惡渣；

狗日們現在得到個甚下落？

老百姓青山長在；

他們可是一把老蒿柴，

烘火一霎霎；

光看着煙霧大。

把如今和過去比一下，

不是我又說迷信話，

真個是修也修不下；

你要吃，給了你吃；

要喝，給了你喝；

男人們種地，給你地；

女人們紡花，給了你花；

不論本鄉外路，

都幫助你安了家；

你說你還要什麼？

試問在從前，

誰給過咱個爛皮錢？

咱如今無本有利，

生出來這樣一筆大本錢，

有了本錢你還不發家，

就只能怨你懶骨架；

常言說，河水推將來，

還得伸手拿一拿；

要是不想勞動光想吃鬥爭果實，

果實吃完只有把嘴來高掛；

果實不是雨，不是雪，

天上掉不下；

果實是種子，是莊稼，
種到地裏作務它，

它才能長下。

它才能長大。

如今勞動值了錢，

肯動就不愁發。

紡一斤線，賺二斤花，

織成布，倒換三斤也不差；

自家穿上光洒洒，

手頭使用活拉拉，

一年四季常倒換，

我算來，

一把紡車就能興家；

自家勞動下，自家居便，

公家還要獎勵咱，

又是白日紡織啦，

又是選英雄啦，

那裏也提高俺們這女人家，

人活一世圖個甚？

不也就圖個吃用豐廣，快快樂樂，

走到人前人抬愛，

心上過得展掛？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就讓後輩兒孫提起咱，

也說咱勤儉人家、人不差；

咱自身受過困苦，

也爲兒孫們圖個發達。

毛主席就是好計劃，

先讓咱窮人翻透身，

又讓咱組織起互助來發家；

變工折工真個好辦法，

省工趕活又酬賂，

我老人不怕人笑話，

王婆賣瓜，人不諱自諱，

咱從根兒就是勞動家；

紡織上我是全把式，

紡得勻，織得密，

飄梭閃線永沒哪；

年輕人愛學，

我也能指撥指撥，

用咱什麼啦？

人家年輕人，

都琉璃燈兒似的，點點就明，

也不過多費的幾句話。

只要咱大家一心一意幹，

跟上毛主席走，沒窮命，

咱家家戶戶能發家。

人人發，家家發，

將小比大，

解放區就是座大人家，

咱軍民都有吃喝穿戴，

打起敵人來一心無掛，

咱不就穩坐了鐵桶江山？

蔣介石咱不怕，

美國高鼻子咱也不怕！……

真個是，春天老樹抽芽，

老人心上也開花花，

活了一輩子老腦筋，

如今把腦筋也換過啦。

順嘴跑野馬，

還要說一句孩子話：

要是選上俺當什麼，

俺可差畫畫——

不讓人給戴花。……」

黃姥人紡車唧唧吟吟唱，
 黃姥人忙把頭低下；
 繡臉上泛起一絲絲紅，
 她心上正開着一朵朵花。
 黃姥人更顯得年輕啦，
 論年歲她已六十二，
 看將去却像四十上下。

春天樹兒怒發芽，
 年輕人心上怒苗花；
 黃姥人，一把紡車要興家。
 閨女媳婦們都學她。

一九四七、三、十五。

申海珠

岡夫

沙河申海珠，
 二十年老煤窯工，
 太行羣英會上，
 他選爲參觀英雄，
 開會的日子他跳到台上，
 擡手舞腳大罵道：「蔣介石，
 你什麼東西敢來進攻八路軍！
 八路軍是我的生身母、養身父，
 我能走能坐能說話，全靠八路軍，
 八路軍，救過我全家的命，
 你今天要來制死我，

我申海珠和你拚到底，
 我活一天，和你蔣介石拚一天命！」
 講話時，他臉上暴着一股一股紅筋，
 幾百位英雄和幹部，
 無一人聽了他的話不感動。

水有源，
 樹有根，
 海珠對於八路軍，
 從前本是半疑不信，
 他那時說：「唉！軍隊哩，

穿得爛鞋片，揩得乾糧袋，

那邊能成事兒！」

八路軍半夜到他的村，敲他的門，他告老婆說：「不用管他們！他們不敢惹老百姓。」

八路軍住下來，海珠也覺着好，

不像高德林軍隊胡搞，

可是海珠腦子裏有迷信，

他說八路軍能勾魂。

他悄悄問別人說：

「八路軍供神不供神？」

別人說：

「八路軍破除迷信哩，還供神！」

海珠可是想：

「高德林捉住八路軍，

不是活埋就砍頭，

沒見八路軍有一個投降，

要是不供神，就能那樣一點不害怕？

八路軍一定有藥、有法術，能迷人，吃了他的藥，就讓他勾了魂。」

八路軍借用海珠東西，

海珠總是很小心，

他害怕中了八路軍法術，

勾了他的魂。

海珠有個小男孩，

八路軍見了很喜愛，

常常給他鍋巴吃，

海珠想：「這裏邊一定有藥，

吃上就壞了，吃上就變成八路軍。」

人家給，海珠表面上不敢不要，

可是暗裏捉着孩子的手腕，

不讓孩子往嘴裏吞，

趕快把孩子抱着哄出去，一到背地，就把鍋巴扔。海珠又把鐵盒藏過，不讓八路軍借用。

可是世道轉變一來二的，讓海珠換了一顆心，海珠變成另外一個人。

災荒年，高德林起糧起款抓壯丁，逼得海珠在家不能存身，海珠只好逃荒去，幾畝薄田一起賣乾淨，一條扁担八股繩，一頭挑着小孩，一頭挑些破鍋盆，老婆指條破被隨後跟，沿路乞討到了太原城，

太原西山也攬不下工，一天吃半肚，兩天乾挨餓，後來聽得熟人談，八路軍打了公司鑿，又在附近放急賑，海珠又和老婆小孩沿路乞討回到村，小孩的脖子餓得繩兒細，上台階，跌個後坐地，海珠想：「決死無疑！」不想新村長來慰問，送來二斗救濟米，海珠一家人，就活了命。好幾個月沒聞過米味，海珠老婆掏出半升米，撈成撈飯給孩子和海珠吃，

自己喝着撈飯湯，磨喃道：

「好呀，俺喝着這湯兒就好！」

吃了一點撈飯，

海珠去給村長澆園，

小孩跟在他後邊。

真是靈！就像小驢上山坡，沒力氣，

吃一點料，馬上就能爬上去，

小孩又說又笑繞着井邊兒淘氣，

海珠說：「站開些，小心跌到井裏淹

死嚟！」

孩子問：「爹，跌到井裏俺就不能吃

撈飯了？」

誰給得咱撈飯？」

一句話，觸痛了海珠心肝眼，

海珠眼窩子一濕，趕快背過臉，

告孩子說：「八路軍給得咱撈飯！」

海珠一邊絞水，

眼淚一直不斷，

眼淚一滴一滴，

滴到井裏邊，滴到桶裏邊，

眼淚和井水，一同流到地裏邊。

海珠吃着孩子的話：

「誰給得咱撈飯？」

海珠問自己：

「誰給得你撈飯？」

海珠罵自己：

「申海珠，你是什麼人！

你受苦受了半輩子，

你認不得誰是你的仇，

誰是你的親，

爹娘生下你，

災荒年頭也救不了你，

八路軍，救了你全家的命！

八路軍剗野菜，吃樹葉，省下小米救窮人，

我看你吃了人家這小米，

怎樣報人家這恩！

從前你還笑八路軍窮，

你窮人骨頭老財的心。

八路軍揸乾根袋，爲得誰？

高德林擺闊氣，闊氣得誰？

你看八路軍不沾絃，

高德林是誰打走的？

高德林現在到了那裏？

八路軍生產開荒地，

用用你的鋤頭你還不借給，

像你這種人，就該讓高德林的軍鏟

餓死你，撿死你！

申海珠，你今天可算吃了八路軍的

藥。

八路軍算是勾了你的魂，

你活一天都是八路軍給你的，

你死也要報八路軍的恩。……」

井水澆得地皮濕又濕，

眼淚澆在海珠心裏深又深。

平漢戰役時，

海珠來報恩，

海珠動員了担架二十付，

都把草墊子鋪得厚墩墩，

好讓彩號躺上去覺着受用。

海珠安咐了老婆，滾米湯燒開水好好

勞軍。

海珠只有一件事情不放心，

海珠想，這個地區剛解放，

鄉親們頭一回上戰場，

只怕心着慌不穩當，

海珠就對大家講：

「鄉親們我領大家去，」

「咱都不要落草雞。」

咱們想一想，

這回參戰去打誰？」

大家說：「打楊四子吧，還有誰！」

海珠說：「鄉親們說得對！」

楊四子，有名的大土匪，

咱這一帶老百姓，誰不把他恨入骨髓。

誰都說要吃羊肉，喝羊湯，鋪羊皮。

八路軍打平漢綫，

老百姓來請願，

都說要打楊四子，

八路軍，就給咱打楊四子，

你想八路軍

有的山南，有的海北，

他打楊四子爲了誰？

他是爲得他自己？

他怕楊四子害了他家人，牽了他家

驢？

強姦他家的老婆閨女？

他打仗，爲了咱，

咱抬担架，都是爲得咱自己，

咱們不派差，纔自願，

咱們來一個搶架隊，

咱們做模範，模範做到底，

我領大家去！

咱都不要落草雞。

誰要半路上開小差，落草雞，

趁早不要去。」

大家搶先怕後站出來，

都說：「我去」「我去」，

「咱都跟着海珠去！」

海珠率領搶架梁，到了前線去，

轉移了彩號十三位，

已經到了同日期，

隊員帶的乾糧快吃完，都想回。

這時候，前線戰事正緊急，

部隊抽了一部到別處，

留下一部解決楊四子。

楊四子的工事很有名，

橋河四周圍，一百六十個堡壘，

地下都有地道，又有護城壕，

壕有三丈寬，密札札栽着叢木刺，

叢木刺桌子一樣高，

大碗一樣粗細，

上面敷着乾草，草上抹着泥，

一挨近，就要跌到裏。

劉政委找着申海珠商量說：

『只有挖地道，能把碉堡毀。』

海珠回來和大家說：

『鄉親們，咱們本來該回，

可是任務還沒完，

要是打不走楊四子，

放虎歸山，你都想，還有咱們活的

理？

咱的軍隊要挖地道，把砲樓毀，

依我說，咱們組織挖地道隊，

也算咱們立一功，

咱們模範落到底！

乾糧吃完那不用結計，

有軍隊吃的，怕沒有咱吃的？』

大家說：『海珠，我們跟着你。

咱就來一個模範落到底。』

海珠的搶架像，
變成了挖洞隊。

申海珠，

二十年老鑛工，

專門會打洞，

他知道怎樣

審地勢，測遠近，

他釘起橛兒，吊起繩，

急七慢八，

一輪一輪打下去，

地皮硬，

攔不住海珠心勁兒硬，

海珠使出勁，隊員都使勁

海珠一直刨，帶起隊員都一直刨，

別人的組，兩天刨了七米遠，

海珠組，一夜二十五米遠遠掛零，

別組的坑道剛容一個人，使不開勁，

海珠的坑道寬，

兩人齊頭進，還鬆動。

隊員輪番休息，海珠不休息，

打一個盹，立刻抖抖勁，趕快動，

又怕睡着了，沒人經管耽誤工。

天傍明，海珠去找黃排長商議事，

老鄉正給隊部送來飯，恰好是餃子，

排長拉住海珠讓他吃，

海珠推不過，吃了一個就要走，

排長急急問情由，

海珠說：「我在這裏吃。」

他們在那裏刨，

我過意不去，

任務也完成不了。」

排長聽了，

馬上讓海珠帶給每人四斤白麵，

唉呀，你看那大家與頭有多高！

海珠出力，海珠還操心，
敵人也往外挖洞，

海珠刨一會，耳朵貼土聽一聽，

聽着方向不對，就拐拐彎，

恐怕和敵人碰了頭，

敵人傷了咱的人。

地道斜斜地刨下去，

刨到四丈五尺深，

海珠知道了砲台根，

又用傢具往上鑽了眼，

還使衣裳堵塞住，

下面能聽見上面的事，

上面可不知下面有了人。

海珠把任務完成了，

去向排長打報告，

排長喜得招呼他喝水讓他坐，

排長拿出炸藥一包包，

包兒有茶壺樣兒大小，

海珠看了看炸藥，又看看排長，

眨着眼，笑了笑，

排長也笑了。

排長說：『你的心事我知道，

你嫌這個少；

別看它少，

就這個，夠讓敵人坐飛機了。』

地道下面有人去安炸藥，

地道上面打得緊，

這幾天，敵人給咱困壞了，

蔣介石飛機來接濟，

據說扔下大燒餅，

還砸塌房子傷了人。

夜裏邊，敵人把布紮成花球，
懸着

油，

拋在野外，就像一盞一盞大路燈，
咱的動作，敵人都看得清。

咱的軍隊衝上去，
敵人機槍喀喀亂掃射，

傷了咱許多人，

有兩個重彩號，離砲台太近，

這裏乾着急，沒人往下拖，

申海珠，申海藻，冒了火，

心想：『我去拖！』

咱這來，就是爲報恩，

把命交給毛主席，死了也光榮。

就對排長說：

『排長，我去拖』，

一邊說，一邊脫衣服，

脫得精光，只留下一條紫花布小褲

叉，

渾身上下，都和土一樣顏色，

褲帶上掖一條繩子，

爬下去，肚皮貼地皮，

兩條胳膊做成腿，

一蠕一蠕往前移。

移到砲台根，

摸着彩號的腿，

解下繩子拴上去，

套在自己肩膀上，

掉轉身，一蠕一蠕往回拖，

機槍子彈，日兒日兒頭上飛，

拖了幾十步，真是沉，

海珠慢慢鑽到彩號身下去，

把彩號擲在肩背上，忽突一下站起，

只聽得彩號肚裏咕嚕一聲響，

海藻，一口氣跑回咱的陣地裏。

沒有等換氣，

海珠三腳兩步跳回火綫去，

這一回，他沒有爬，

他的胆子越逞越大，

他已經忘了什麼是死，什麼叫害怕。

他剛把另一個彩號拖回。

這時候『轟』一聲，天塌了一樣，

砲樓坐了飛機，

咱的軍隊衝進峭河去……

× × ×

沙河解放以後，

申海珠又領導村裏，大家翻了身，

大家選他參戰模範，他當了英雄，

太行羣英會上，申海珠告人說：

『蔣介石，就是中國的楊四子，高德林，

高德林、楊四子欺壓老百姓，

蔣介石收成他的軍，

誰欺壓老百姓，蔣介石就對他看中。

日本人高德林的槍砲都踹好，

可是八路軍，一個個打垮他們了。

八路軍有老百姓；

八路軍的武器，自有敵人往來送。

我申海珠那時，只吃過二斗救濟糧，

現在我却有衣裳，有屋住，有地種，

咱解放區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人人大翻身，

解放區不知有我多少申海珠，

多我一個申海珠，

老蔣就多一個死對頭，

蔣介石他進攻咱解放區，

他是撲燈蛾兒自尋死；

我申海珠在一天，我就不容他橫行，

我活一天，我和他拚一天命。

一九四六、二、一三。

我要跟大家一起去報仇

袁勃

我要告訴你：

一旦真理被人民掌握時，
可以把冰塊溶化，
可以把心靈上壓着石頭的人
解救出來……

他說：我也要說說呀！

他說：父親母親都對我不起，
他們鑽了一輩子土，
流了一輩子汗，

臨死說：孩呀！我是爲了你……

可是，爲了我個甚？

丟下一座快塌的破窯，

一個炕頭沒鋪席，

一把破瓢……

想熬碗湯喝，

瓦缸裏沒一粒米。

他說：要反省誰對咱們好？

我兩天晚上，
回去睡不着覺。

我半輩子沒有親人，
我覺着八路軍
比親人還親。

在油燈下的一大羣人，
有老頭子，
有青壯年，
有老太婆，
還有年青的媳婦，
數不清有多少隻眼睛，
都睜着他，
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

他說：我覺着八路軍
比親人還親……

他聲音又低低地

重複說了這一句
眼裏湧着淚。

星孩媳婦，
一個五十多的老太婆插了話，
二胖！
你把八路軍的好處說說吧！

他含着淚的眼睛，
看了星孩媳婦一下，說：
一句話說不完呀！
記不清那一天，
呵！就是四月二十八，
八路軍像一陣風，
打下了遼縣城，
又把洪都砲台打下……
別人聽到消息，

都高興的跳；

我聽到消息

像一堆亂藤攪在心裏。

我担任過情報員，

我給敵人作過事，

你說八路軍還能饒了你？

唉呀！真是救命軍呀，

抗日區長老李，

見了我笑瞇瞇地，

老李說：你還年輕，

好好開生產就能富裕。

我心裏想：

生產個屁，

爸爸種人家地，

一輩子沒開好，

我就是想生產，

沒有牲口怎犁地？

沒種籽種個啥？

……

唉呀！不用說了，

咱們都知道，

民主政府想的真周到，

調劑牲口把地給我整了，

幫我借了種籽和農具，

鬼子在時只能收五小斗，

今年我一共收了兩石七。

冬天來了沒法弄衣服，

政府又救濟了我這件棉襖，

這件棉襖……

全屋子的人，

眼睛都看着他的棉襖，

看他厚敦敦地的粗布棉襖。

他接着說：

可是我——

我對不起八路軍呀！

他哭了。

屋裏人都站起來，

婦女們相互說悄悄話：

這是怎回事哩！

農會主席，

走到他跟前，

拍着他的肩：

不要傷心，

有點圪塔，

說出來就痛快啦。

農會主席轉過臉向大家說：

今天二胖說得真好，

他難受的說不下去了，

明天再叫他說。

好！大家回去好好睡覺，

明天再來吧！

人正從門口往外走……

二胖忽然站起來了，

跳上桌子喊叫：

同志們快回來，快回來！

我不說完，睡不着覺！

我摸摸良心，

有一件事情對不起你們，

對不起咱五馬村，

更對不起咱八路軍。

那一年在咱村西，

鬼子把狼牙山破路回來的，
用機槍打死，
用刺刀扎死，
那是我報告的。

哎呀！幾年來沒開清楚的案子呀！
全屋頓時動起來，

一個女人嗚嗚地哭，
粗壯的拳頭
在人頭上轉，
有人喊着：拉下來打！

農會主席急忙攙住大家，
唉，不要，不要！
叫二胖說完他的話。
二胖急得紅了脖子，

同志們！
我的罪真大，
該挨打，該千刀萬剮！

八十多人死得真慘呀！
機槍對準人羣掃射！
沒斷氣的，
又拉到一推，
用刺刀一個個刺死，
屍首躺滿了河灘，
血混在水裏往下流……

這一回事，
總我不是人，
可是那——
吳老大！
吳老大要我去報告。

半夜黑洞洞的

我不敢去。

吳老大說：你敢說不去？

你種的誰的地？

你吃的誰的飯？

胆小，叫小三送你幾里地。

誤了這件事要你的腦袋！

吳老大的心真黑呀！

是中國人打的日本旗，

他恨八路軍，

恨抗日的，

他更恨窮人……

我父親，

開了一輩子山，

死了丟下我一個窮光旦。

我父親，

打下一口袋一口袋糧，

自己喝不上米湯，

把穀子都囤在了吳老大的穀倉。

我恨吳老大，

我恨他——

叫我對不起咱五馬村，

更對不起慈愛的八路軍。

想起鬼子遭害六年，

誰挨過打？

誰沒受過罰？

咱村被殺了多少人？

開是誰作的這些孽？

誰給鬼子開的名單？

不是別人，

就是他——吳老大呀！

就是吳老大！

就是吳老大！

屋子人都喊起來了。

農會主席向大家說：

憤有主，怨有頭，

我們要報仇！

大家齊喊：

要找吳老大去報仇！

二胖也高聲喊：

同志們！找吳老大算賬，

我走在前頭，

我要跟大家一起去報仇！

獵人之母

——時代的腳印

風，雪，

像馬隊在屋頂上跑。……
滿山的小松樹都彎着腰。

是這樣大風雪的夜呀！

在這小屋——

這大石崖下用石塊砌成的小屋裏，

有一位山村的婆婆，

她說她如今歡喜啦，

歡喜的沒法說。

她拿起一張野羊皮，讓我坐，
又拿一張小狼皮蓋住我的腳。

她說：誰能猜透我的高興哩！

連做夢也沒有夢見過。

她燃起了噴香的松枝，

爲我蒸着菰麵「阿洛」，

她拉過蒲團和我對臉坐，

她笑着，添火，

柯崗

她比着手式
把六十年的風塵當作一天說：

說呀！

八路軍，好同志！

我知道你不笑話我。

……

我說說，

你聽聽，

看我高興不高興！……

忽然她沉默了，

兩條眉兒一動，

立刻收了笑容，

揀一根小木柴，撥一撥燈，

又低微的嘆息一聲：

俺好比玩把戲的爬刀山，

過來的路呀，不敢回頭看！

俺好比沒人撐的船，

河水漲的漂天。……

俺家原在河南洛陽縣，

伊洛河出龍門往東流，

到俺村邊一拐彎，

書下老大一壟實泥灘。

那可是塊好地方！

春天裏桃花杏花一片紅，

河邊上楊柳樹綠油油排成兩行，

俺有半畝竹園，一頭牛，

棵八五畝麥地不蕩蕩。

俺村古輩傳下一首歌，

男男女女都會說：

『洛河水拐個彎，

留下一塊狹河灘，
狹河灘上好種地，
完了銀糧不怕官。

可惜呀！好夢不長！

怕年逼節『瘟神』下降！

臘月二十凌晨五更，

不知那裏來了兵，

拿着洋炮，拿着燈，

踢開大門一口咬定，

說俺爹是『刁客』（註）

抗租又抗差！

繩網索綁拉着走，

臨出門又砍死啦老牛。……

全家齊呼亂喊到天明，
天明遍地都是兵！

拿刀弄杖，亂打亂殺，

莊戶人誰也不知爲了啥？！

一羣兵從庵門口攔過去，

扯着嗓子亂嚷嚷，

他說，他的官長是『皇上』，

又一羣殺過來，

說，他的官長要尋個明眉大眼的俊娘

娘……

好同志，你也是個兵，

你還年青，

那你可不知道呵！

那些兵，像隻狼，

八路軍，像個娘。

你想想，

那時節莊戶人那能放在他心上！

那些狗官們，

殺夠啦！

搶夠啦！

像是大家都勝啦！

你佔河南，

他佔河北，

大家都坐八抬轎，

大家都吃這條河裏水。……

可是，俺那古輩的老歌改了嘴！

『洛河水拐個灣，

狹河灘不一般，

麥麥花滿灘紅，

大閨女三吊三！』

那年俺才整十五，

俺娘狠心賣閨女，

養活小子上墳祭祖。

同志，你可知？

誰家骨頭不連筋？

誰家孩子不連娘的心？

俺娘接過人家那青銅錢，

把俺摟在懷裏哭的不停聲！

哭也不頂窮阿！

那藥材販子嘻嘻笑，

把俺一手拉到山西平陽城。

天哪！那人滿臉黑鬍茬，

象隻野狗不戀家，

下關東，跑京津，

見了銀錢忘了人！

過年過節回來啦，

空撒兩隻手，

進門就打罵，

人家說：

『買到的妻，買到的馬。

想騎就騎，想打就打！」

同志，看俺是啥命！

「靠水水流，靠山山崩！」

就這日子也過不成：

那年他裝了一船貨要下泮梁城

誰知半路船翻啦，

那野狗跑回來九死一生。

氣頭上，見了俺分外眼紅，

立的不正坐的歪

打一頓再吊一繩，

反正沒緣分，

到處都是病。……

浸出三天，

那漢子一反臉

又把俺賣到山中。……

俗語說：

「深山出俊鳥，

淺水也生龍。」

想不到俺這沒命人

鑽進深山苦熬成。……

俺這個人兒呀！

他生的結實。

他比俺還年輕，

要是拉起遠年的事，

他比孩們還願聽。

他喜歡種地，

俺倆口一塊開荒，一塊種，

你看，這座小屋，

就是俺倆一手蓋成。

這個山窪窪又背雨又背風，

俺有一男一女都在這屋生，

男的叫鐵旦，

女的叫小英，

鐵旦生來胆大好要槍，

一年四季打虎狼。

小英精明伶俐像朵花，

自幼跟娘學紡紗。

幾十年啦，俺沒敢下山，

俺也不敢想那山外的事情。……

日子過的平靜靜：

爹種地，

兒打狼，

閨女紡線細又長。

同志，您看這不很好嗎？……

老人忽然住嘴了，

她眼圈紅潤潤的，

長長吁了一口氣：

哎！俺也不知犯了啥災星！

那年打算給鐵旦訂個親，

一家齊下手，

在嶺後老坡上多開二畝荒，

春天落啦透雨，

跌五月穀穗就長半尺長，

眼看飯要進嘴，

『閨老爺不嫌鬼瘦』，

王老六伸手來搶。……

人家說：

『這座山自古以來就姓王，

李鐵旦竟敢老虎頭上來擦癢！

這穀兒要不丟下，

連茅草都要替我重栽上。……』

這山裏王家有錢有勢，

是人不敢開腔。……

一顆苦瓜面圖騰，

俺老伴就爲這口氣，
半夜裏偷偷吊死在王家大門上。……

同志啊！

自從你們來到山中，

山裏人像是瞎子透了明。……

二月裏，

山桃花開的紅橙橙，

羅纒雨帶着小風。

這一天，

兩個八路軍來到家中，

那人進門喜盈盈，

他說春二三月好耕種，

連我們朱總司令

也要下鄉幫助窮人耕，

爲的是赶走鬼子享太平。

還說自己年紀輕，

翻土，撒種全不懂，
要俺多多講給他們聽。……

看，這是那一代的修行，

他的話叫俺全家都心驚，

我說，八路軍是『天神』下凡，

八路軍是人間救星！

俺鐵旦笑的裂着嘴，

說我腦筋不開通，

他說，八路軍不是『天神』

是人民子弟兵！

到黃昏，

他們才轉回兵營，

我站在家門口，

鐵旦送他們翻過這座嶺。

夏天，

又有個女同志來了一趟，
她穿着藍晶晶的衣裳，
珊瑚玲瓏的兩隻眼，

又大，

又黑，

又亮，

說起話來又親熱，又家常，
就像親生的女兒樣，
可是人家不說東家短西家長，
她只說怎樣開翻身？

怎樣訴冤枉？

怎樣選舉好村長？

她說：今天的世事不比從前，
大家的江山大家管，
誰也不能一手遮住天。……

老人站起來了，

手舞足蹈
拍着胯骨大聲叫：
哎呀呀！

日頭一出天大明，
八路軍好比一盞燈！
說句話山前山後開成一窩蜂，
早敲鐘，晚敲鐘，
大會開不完，冤仇訴不清。
掩鐵旦拿根麻繩兩丈長，
這頭網住惡霸王老六，
那頭網住漢奸劉成豐。
多少人呀！
多少人拍着胸脯嗷嗷叫——
欠地還地，
欠錢還錢，
欠命還命。……

同志，這你懂，

世事要變像陣風，

人人齊心連這山也能抬動，

轉眼間窮人打爛窮命，

人人有吃穿，

家家有地種，

小孩們自編曲兒自哼唱！

「王老六婆禽獸，

喝人血，吃人肉，

掀起這塊大石板，

砸碎他這狗骨頭。」

× × ×

「劉成豐像隻鷹，

領着鬼子來進攻，

又拉牛，又牽羊，

又燒房子又搶糧，

咱要跟他算老賬。」

×

「澀羅襪」（註）絲拉拉，

受苦人是一家，

一塊開翻身，

一塊把柴打。」

×

「山榆樹開花白洋洋，

八路軍賽過生身娘，

好了瘡疤不忘痛，

好小夥參軍保家鄉。」

唱呵！唱呵！

日子好過啦！

人心也透亮啦！

我們那小嘴像條河，

說不完的高興，

唱不完的歌。……

直到今年七月裏，

又聽說老蔣來進攻，

俺鐵旦氣炸了肺經，

連夜報名去參軍，死活不等天明。

臨走他握着拳鏗對我說：

「娘，你想想從前咱那苦日子！

你不要掛念我，

要不退老蔣，

王老六那臭骨頭還要活！」

同志，看多好，

前日他來信啦，

說他們打了勝利仗，

把老蔣的兵攆到黃河邊上！

還說他們吃得好，身子壯，

打老蔣就像打狼，

等着把狼都打跑，

回來看娘……。

同志，你看俺喜歡不喜歡，

俺鐵旦在外打勝仗，

互助隊替俺砍柴磨麵……

俺這小屋熱烘烘，

不怕雪，不怕風。

同志，你說俺如今喜歡不喜歡！

不愁吃，不愁穿，

開門就是騰的山……

老人從她貼身的袋袋裏

掏出鐵旦的來信叫我再唸唸。

風雪像馬隊在屋頂上跑，

老人在屋裏哧哧笑……

（註）「刁客」是豫西土話，即「土匪」的意思。

「攪羅襪」草名。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趙鳳英

小
空

三

夜裏開會，

開到四更，

呵！

我一覺就睡到大天明……

我睜開眼，

太陽已經照上窗櫺，

「沒起哩，

先生？」

鳳長在不在？
我有事情。」

一個老太太試試探探地
把頭挨進門邊。

她，

白髮蒼蒼，

衣裳滿是補綻。

拄着拐杖，

頭上的手巾破了個大窟窿，
滿臉皺紋，

看樣子已有六十有零。

這是我，

頭一回看到趙鳳英。

我連忙穿起衣裳，

把她請進來，坐上板橙。

「區長不在家，

有啥話，

請說吧老齊公（註二）！」

她上下打量我，

半閉着眼睛，

嘴唇張開又合住，

恐怕說不應。

「不要怕，

老齊公，

你能說我就能辦，

有志氣人，

主意要拿定！

你不用瞧我，

我以前也是老窮！」

我輕輕地說着，

仔細看着她的眼睛，

「你說的纔是好。

先生！

我………」

她哭了，

淚珠滴滴地滾在前胸。

擦着淚，

她繼續把話說明：

「唉！

先生，

我老婆實在苦情——

年時我在西省（陝西）逃荒，
只有一個閨女丟在家中；

俺村有個壞蛋，

叫麻玉玲，

他仗着日本勢力開磚瓦窖，

壓迫老百姓！

他有個伙計叫黑喜，

也是個大懶種！

俺閨女在他窖上拾了個煤炭塊，

黑喜就攔住這口，

非跟她成親不行！

她不從，

黑喜就說：

「偷了人家煤炭塊，

這是大事情！」

就這樣，

不說長短，

把俺家訛嘍個光挺挺！
先生呀，
你看俺冤情不冤情？」

她一陣陣，

淚流滿面，

眼圈發紅。

「不要太傷心，

老齊公，

以前的世界不公道，

真是興繁不興龍！」

我擦着眼淚，

向她表示同情；

「八路軍救苦救難，

救咱百姓！

冤報冤，仇報仇，

眼光要看明！」

「你說的句句在理，
我保你官有萬昇！」

真好呀，

先生！」

她擦乾眼淚，兩頰浮起笑容。

「真是，

大半天啦？

你先生貴姓？」

「不敢，姓空，

啊！」

你光說謙虛話，

咱都是自己人，

以後不用叫先生；

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叫個同志就滿行！」

「空先生，噢，空同志！
俺村的饅頭都在家中，

這一下，

恐怕把他們驚動，

要是一跑，

可就不好撥弄！」

依我說，

先下手為強，

把饅子（註二）們扣起來，

你看中不中？」

「中，可中！
你真有計謀，

眼光真明！

你先回村看看，

千萬不要走了風！」

我把她送出門，
她對我笑盈盈：

『空同志，

你可快點來真，

不要耽誤了大事情！』

吃罷飯，

我帶了幾個民兵，

搭着槍，

拿着繩，

一股勁跑到了金塚。

她，

趙鳳英，

高興地站在村邊等，

我囑叫她，

她搭擲着手，

不叫我噴，

怕有人知道了，

走壞風！

走近了，

她說：

『這會正在家吃飯，

一去就沒空！

我指給你門，

我在外頭等。』

人捉住了，

個個低着頭，

胆戰心驚！

他們跟狗一樣擦着尾巴，

恭維地看着趙鳳英：

『奶奶，

我們有啥對不起你？

或長便短，

咱在下邊了結了結，
你看中不中？」

「呸！」

我邊駁給你們當奶奶了，
不用吓唬我，

我破上了這條老命！

騎上虎身不怕虎咬人，

我總得把理說清！」

她咬着牙，

瞪大眼睛……

二

牆上掛着短了半截的財神，

八仙桌上一層灰塵，

香爐裏，

插着七長八短的香，

一股股的香煙，

在屋裏迴旋，

這是趙鳳英的家。

她一見我來，

從廚房端個碗，

走進上房門，

「整整開嚙一前晌會，

嘴渴啦……」

她猛地

遞在我手裏一碗涼粉。

「這是我給人家看病、扎針，

人家給我送得涼粉。

你放心哇，

可不是開後門！」

「呀，

你老說的那裏話？

我知道你老，

永不會開後門！」

無法推辭，

我吃了這涼粉；

「說正話，

有一件要緊事跟你商議，

咱區上要開訓練班，

你也得去受訓！

懂懂八路軍是啥路道，

開開你的腦筋……」

「受訓？

我可願意！

明白了上頭的條件，

回來叫窮人們都翻身！」

她忽然扭過臉，

看着牆上的財神：

「我這會才知道，」

從前真是悶在鼓裏！

今年我六十二啦，

燒香磕頭……

真是自己哄騙自己一輩子！

呵！

我要早敬上毛主席來，

永不會……」

她搖着頭，

表示很後悔！

月光下，

趙鳳英在院裏喝水，

蘇芝端着碗，

進了她的門；

『老奶奶，

我一直覺着不對！

名面是叫咱受訓，

唉！

恐怕……

不是當兵，就是要人！

你上嘍年紀啦？

想想對不對？

『呵！

樹葉跌下來，

也怕打着你的頭！

真是，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沒想想——

要是當兵，

人家要我這老婆好幹甚？

八路軍說一句頂一句，

磨老呀！

你快放心。』

她伸出手來指劃着，

像當家的

管教自己的孩們。

『噢，

我開了心！

照你這樣說，

八路軍不哄人！

反正俺小孩家不懂事，

全憑老奶奶指引！』

天不明，

大木樓的西廟裏，

就擠滿了受訓的人；

男人們

穿着破褲爛汗褂，

老婆們

頭上裹條窟窿手巾。

我找了半天，

找不着趙鳳英，

她村也沒有一個人。

「這是怎來？」

裏頭一定有鬼！」

我摸着頭，

好焦心……

噹噹噹，開飯了，

人都站開緣，

我仰起臉，

四面瞭望着，

真要急死人！

「不用急啦，

你真費心！」

忽然，

趙鳳英跑過來，

她，

滿臉流汗，

怒氣憤憤，

「你先來啦，

我在家又倒了霉！

好戶們說：

「誰要去受八路軍訓，

以後出嘍事就找誰！」

旁人都呼「堆」了，

誰也不敢來受訓。

沒法了，

我說：

「這是上頭命令，
誰不去就有罪！」
現在人是都來啦，
就是有些不放心的
日他娘，
壞蛋們還不服勁！
非幹不行，
看娼子們要做甚？」
她擦着汗，
嘴閉緊。

「對！
咱不怕他們，
理是直的，
有理咱怕誰？
沒聽說——
」三人一條心，

「實土也能變成金！」
咱天下窮人是一家，
管叫娼子們，
有嘴也難咬人！
我握住她的手，
哈！哈！哈！
大笑一頓。

太陽，
晒得人暖洋洋，
廟院裏坐滿一大堆人！
牆上貼着——
「沁陽六區農民訴苦翻身大會」！
每個人都是：
歡天喜地，
眉飛色舞！
苦水在肚裏沸騰，

怒：在心頭打滾！

不知道誰往東牆根喊出了：

『歡迎小空唱歌』的聲音，

我還沒來得及站起來，

嘩嘩嘩……

掌聲就是一陣。

『各位老鄉記在心，

窮人從前不算人……』

我一股勁，

把『窮人難』的歌子唱了一回！

大家越聽越心酸，

個個都是兩眼落淚！

『吃這歌，

句句在理，

一條一條，

都合我的心！』

趙鳳英舉開圪鄂嗚叫着。

她蓬着花白頭髮，

張開了沒牙大嘴！

『老鄉們，

今天咱開的是訴苦翻身大會！

咱窮人們從前不當家，

一輩子都是受罪！

咱肚裏的苦水太苦啦，

說出來真要苦死人！

誰有苦水就倒哇，

倒出來才能翻身！

天永不會變，

不怕——

有共產黨！

有八路軍！

說這話的是關政委，
他捲起胳膊！
很有精神！

「擁護共產黨！

愛護八路軍！

領導咱窮人翻身！」

一個裹手巾，勒腰帶的小伙子，
從人堆裏跳起來，

猛地地嗚叫了一陣！

這聲音，

激動了趙鳳英的心，

她舉開兩手，

在空中亂揮，

旁人笑她，

她說：

「舉一個吃哪，

只能翻半截，
兩個都舉開，
才能翻透身！」

三月天，

一冷一熱，

人最容易不得勁，

真是人老力衰，

趙鳳英身上很不滋潤（註二）。

「空同志，

我頭疼眼暈，

怕……不能開會！」

她不好意思地咧開了嘴。

她不能吃飯，

只喝了半碗開水，

我給她帽上小吃斗（註二），

把她送出村：

「老奶奶，

你慢慢走哇，

路上要操心！」

「空呀，

你真替我費心！

我多少好些嘍，

還要來開會！」

她呆呆地望着我，

圪溜溜，

流出了眼淚……

三

太陽爬到西山頭，

趙鳳英離開大木樓；

她懷着一肚子不高興，
慢慢地往家走。

因為她沒受完訓，

翻身的辦法沒學夠！

她心裏想：

「這回真是不爭氣！

咱滿肚勁，

弄嘍個稀不稀，稠不稠！」

她摸着頭，

慚愧自己的腦筋沒有開透；

「不過按實在辦就是啦，

今遭回嘍，

一定要盡力往前走！」

天黑了，

只有發亮的星星

在天空圪遛……

「老嫗，

你回來啦，

快給我訪訪說的是啥情由？」

一個中年女人，

慌忙跑進門，

坐在她的炕頭。

趙鳳英才喝了點辣湯，

鑽在被窩裏，

打剷把汗出透；

一聽有人叫她，

就馬上露出臉來：

「呀，黑狗媽！

你傍我眼兒走走，

正位（政委）講話說——

叫咱窮人翻身！

有冤報冤！

有仇報仇！

窮人們結成一條心，

開農民大會，

跟惡霸鬥爭！」

「老嫗呀，

這話真合我的心！

誰知道——

八路軍還走不走？

要是不牢穩？

咱趁早就不用出頭！

省的出了事，

自己又該發愁！」

「唉！

你的腦筋還很舊！

害怕就有鬼，

咱人多力大，

不尿他那一頭！

八路軍有好幾十萬人馬，

再加上咱人多心齊，

不怕，

一百年天也變不壞！」

那女人笑了笑，點點頭：

「要是不怕，

我也要鬥爭！

保裏賣嚙我那二畝地，

一定得跟他們說個理由，

她拍着趙鳳英的肩膀，

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我……」

我也要在會，

你收不收？」

「黑狗媽，

你腦筋開的又快又透！

在農會，

很是歡迎！

人越多越好！

回家嚙給你嫂說說，

還有北院的二姐……」

黃昏時候，

草房裏閃動着十幾個人頭，

蘇油燈微弱的光芒，

像一顆小小的紅豆……

「對，

人多計策高！

你們想想，

先跟誰鬥？」

大家圍成一圈，
我先起了個頭。

「我有個意見，
說錯嘍再重來！」

趙鳳英很客氣地發了言：

「我說：

打虎先敲牙！

咱先鬥爭永成，永靜他弟兄倆

，這兩隻老虎，

壓得咱全村翻不了身來！

雖然這會人沒在家，

可是——

婊子們的威風還在！」

「這樣辦？

很不壞！

永成死啦，咱不怕他，
可是

永靜還躲在外邊！

依我說，

咱先……

一個老漢有些胆怯，

他疙疙瘩出的心裏發顫

「這老漢，

你還怕惹人？」

「這些些八路軍哩，

你還怕變天？」

「你這怕死鬼，

看你能再活六十年？」

「雞巴毛

還給他講啥情面？」

大家嘆了一陣，
說的他閉口無言，

人都到齊了，

滿滿坐了一廟院，

一千多隻眼睛，

東瞧瞧，西看看，

在會場繞了個大圈，

紅綠紙的標語寫着

『反對惡霸，打倒漢奸！』

悲痛的是，

主席台上貼着靈位，

掛着花圈！

這是吃人的宋永成，

親手造成的血債！

靈前跪着，

老百姓搭夜綁成的

宋永成弟兄倆的草像。
大家一看見這兩個壞傢伙，
心裏就冒起了熊熊火焰。

開會了，

從地上站起個瘦長臉的老太太，

這就是死者的老母親，

她聽說要鬥爭，

連飯都沒吃，

起個大早，

從十里地以外跑來。

『我……我……』

她淚流滿面：

『我的死對頭宋永成兒呀，

你要是活着，

我一定要咬你幾口，

給俺閨女報報冤！』

她發抖，

她打戰，

她站不穩腳，跌在地面，

她放聲大哭了，

哭的傷心！

哭的可慘！

跟刀割一樣的難受，

個個心酸，

人人悲哀……

『我們要給老婆報仇！』

大家聯成一氣，

打倒漢奸！』

趙鳳英左手擦着淚，

右手舉起吃嚙來。

爐一肚怒火沒處出，

拿過擗棍，

照準在靈前跪着的草像，

乒乒乓乓，

打了一番。

『老爺爺兒們都聽，

我的話還沒說完。』

她比劃着手勢，

叫大家不要亂。

『永靜當保長，

仗憑他哥永成當隊長，

在村胡幹！

一攔粗的老大楊樹，

他給俺鋸斷，

我跟他要錢，

他說我老『屁』婆真混蛋！

我不敢強要，

人家提的二斤半！

誰要是動了他『太歲』頭上的土，

只用二姆指頭一挖撥！

你們看看，

掩冤呀不冤？」

「冤，老是冤！」

響亮的回答，

打在她的心弦。

「八路軍大青天！

呵呀，

我這口冤氣可算吐出來！」

她笑了，

她笑的痛快！

臉上的皺紋在一波一閃。

大熱的天，

人們流着汗，也不覺疲倦。

「喂，

我有個意見，

永成、永靜這狗鷄巴貨，

苦刻咱太厲害啦，

咱用火把小娼子來燒嘍，

也叫他痛快痛快！」

趙鳳英漲紅着臉，

從人堆裏跳起來。

「同意！同意！……」

全場歡笑連天。

霎時間，

草九點着了，

火光一大片。

這火，

能燒死漢奸惡霸，

也能叫窮人們翻過身來！

「喂！

咱今天開這會很不壞，
 勸他娘永成弟兄們，
 把咱全村都壓迫逼！
 他家好過，
 都是發咱老百姓的財，
 現在到哩這眼的時候了！
 走，

離愛拿哈就拿哈，
 快，快點來！
 我從桌上跳下地，
 跑在最前邊，
 跟一窩蜂一樣，
 你推我，我擁你。
 幾乎把廟門來擠壞。

雜亂聲中，
 趙鳳英嗚叫着：

「慢點跑噢，
 不要指壞他的鍋蓋！
 狗爺的，
 去年娶媳婦借上俺，
 就當成他的祖產！」

跛腳，

真是翻了天！

過去連人家根柴草棒也不敢動，
 這會老百姓真是吃了虎豹胆！
 看吧！

街上擁擠擠擠，

吵吵鬧鬧，

像跑馬，

又似射箭，

「孩他媽，

你快去捎些麥稻，

叫下雨天當引火柴！」

「共產黨是恩人，

八路軍是青天！

壞蛋都打倒，

老百姓嘻嘻開……」

趙鳳英哼着歌跑過來：

「小空呀，

我今天真痛快！

活嘍六七十啦，

這是頭一天！」

四

太陽掛在山頂，

東半天上一片紅！

綠油油的麥子，

在春風裏波動……

我起來床，

走出村外，

巧得很，

一眼就看見了趙鳳英。

她，

彎着腰在鋤麥，

一壠又一壠……

「你真早呀，

起了大五更。」

我走近她，

喊了一聲。

「你人老心不老，

真算個老英雄！」

我伸出大姆指頭，

有勁地舉在空中！

「小空呀，

你誇的，我可不輕！」

她拉回鋤來，

用頭止的破手巾擦着汗腥。

「哎！

你說咱夜來開的會中不中？」

「很好，很好，

咱村這是頭一遭開會，

勁兒還不鬆！

我聽外村人說，

你上歲年紀啦哇，

還很能辦事情！

好好幹哇，奶奶，

誰能給窮人辦事，

誰就有名！」

聽一聽外村也說她好，

不由的嘻了一嘻，

臉上浮起笑容：

「咱成嘍！世人啦，

我的錯誤，

你該說就說，

不用光表我的勁！

咱開過一遭會，

再走就成嘍熟路啦，

以後再鬥爭，

也就好弄送！」

她仰起臉，

望着天空：

「我想嘍！黑來，

咱要再鬥爭，

就得鬥麻玉玲！

外號「小諸葛」，

機謀也很中！

說我就是他的主意，

是個大搗種！

你打心過摸過摸，

看看中不中？」

她客氣地說着，

把她的意見表明。

「你這計劃很行，

我都贊成，

咱黑來開個農會，

叫大家看看中不中！」

太陽越昇越高，

麥子在春風裏波動……

祠堂的院子裏，

人聲亂哄哄，

兩個被綁着的人，

呆呆地站在桌前，

像失去了魂靈。

這天，

真到嘍趙鳳英出氣的時候了！

她挽起胳膊，

睜開眼睛，

臉對臉站在黑喜面前，

要跟他對口供：

「小黑喜，

你真搗種！

俺閨女拾嘍你幾個煤炭塊，

你就把俺家詛淨！

小娼子你操的啥良心？

我看看你還威風不威風！」
她用手指着小黑喜的腦袋，
好像發了瘋。

「這……這是我的不對，
不過，

我不說你，
有人不行！」

黑喜一邊說着，
一邊瞧瞧麻玉玲。

「有啥說啥，
說實話，罪減輕！」

有力的口號，
使小黑喜說出了實情：

「我……我給人家當狗，
當家的是……麻玉玲！」

這話像一堆火，
燒得麻玉玲的臉，
一陣白，一陣紅。

「噢！

這就是啦，

刨樹要刨根，

我要從老根把賤清！」

趙鳳英臉上浮起一絲微笑，

慢慢地肥腫的眼，

從小黑喜的臉上轉向大衆！

「衆鄉親們都聽，

老根是麻玉玲！

叫麻玉玲包我東西，

大家說中不中？」

「中！」

響亮的回答聲。

『真是呀！』

不要臉的麻玉玲，

我給你捐磚裝窯，

一天給俺七八塊錢，

只夠吃兩個小燒餅！

鬩你娘，

你仗憑日本勢力，

把俺坑！』

『我給你當小工，

沒防住，

扔在窩裏一個小石頭，

你就不行！

拖嚙我半里多地，

打的我，

稀屎爛爛兩褲筒！』

二個小孩揉着紅眼窩，
大放悲聲。

『反對仗日本勢力！』

打倒麻玉玲！』

驚人的口號，

在人羣裏沸騰。

這口號，

吓壞了麻玉玲，

他黃巴巴的臉，

嘴唇在抖動；

『大家說的都對，

我……我給你們磕頭賠情；

叫我也哈我包哈，

只要——

只要丟下我的命！……』

這王八蛋，
到這會也沒了種！

「一個挨一個，
意見跟雨點一樣，
提了三四十宗！
最後——

小黑喜當場釋放，
包賠東西的有麻玉玲。

鬆開綁，
解開繩，

小黑喜臉上露出笑容：

「謝謝鄉親們，
把我寬容！

以後我永不辦「扒」（壞）事，
回家好好把地種！

我……我，
我給大家行個躬！
他彎下腰，
滿臉通紅。

太陽掛在正當空，
趙鳳英老婆，
滿臉喜盈盈：

「今天我又出嚙一口冤氣，
肚裏覺着老鬆！
苦水也倒啦，
心也淨板啦，
今晌午回家，
要多吃兩個烙餅！
她在地上跳着，
顯得很年輕。」

五

「噹！噹！噹！噹！」

鑼打過一遍，

就跟有吸鐵石吸着一樣，
大家都向着一個地方——
祠堂的大院。

「小黑蛋！」

你快去叫叫俺孩他大娃，
他趕着牛，

才走出村外。」

一個女人喘着氣，

兩手抱着爬在奶子上的小孩……

「哎，快快！」

各連環查查各連環，

一家不來，

四家責得管！」

趙鳳英從門外跑進來，

向大家呼喊。

「河金媽，

你快瞧瞧咱那連環全不全！」

顫扭過臉，

朝着一個光了頭的老太太。

人都來啦，

坐嚙一大片。

「不要亂了，

後邊的靠近前！」

今天有件大事情？

就是要——

選舉縣參議員！

參議員是咱老百姓的代表，
替咱們表意見！

以後還到縣裏開大會，

從代表裏舉出縣長來！

縣長是咱全縣的當家人，

當好家嘍，

咱才能把身翻！

以前咱受那罪，

就是因為當家人壞蛋！

沒聽說！

「大機不重二機歪」……」

我站在凳子上，

瞪大了眼。

大家低聲談論着，

嚷嚷起來：

「八路軍真把咱抬高啦，

縣長還叫咱選！」

「唉！

我活嘍一輩啦，

這真是，

大閘女坐轎頭一逼！」

「……」

「還有，

要緊的還在後邊。」

我提高嗓子，

把大家的議論掙開：

「咱選舉，

不要惡霸漢奸！

十八歲以上的公民才有權！

只要是好老百姓，

不管男女都該選！

今後開登記公民，

吃碗飯就來……」

人聲中，

趙鳳英拖長她的嗓子叫喊：

『這是件好事，

咱從前當媳婦沒有權。

光受作難！

這會政府抬高咱，

叫咱當「婆」，當家哩，

誰不喜歡？

呀，

這真是包脚布裏頭，

叫咱一步登上天！

她搖手舞腳地跳着，

好像真要爬上天。

『吃罷飯誰要不來開會，

登不上「基」！

以後就一直當「媳婦」，
永不能把身翻！」

哈，哈，哈，

笑聲混成一團。

『我要當公民，

我要當「婆」，

我要把身翻！」

一個小孩高興地蹦着，

嘴裏亂喊。

祠堂院裏擠滿了人，

有的還端着碗。

『現在要登記公民，

男女都算！

女人們也不要害羞，

把自己的名字說出來。

以前男女不平等，
媳婦們光受虐待！

沒聽說——

「女人不算人！——

麵條不算飯！」

每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黑圪洞洞過一輩，

看看多冤！」

我把頭扭到女人這邊，

給她們解說。

隨着話音，

又變成一片：

「你說的老是好，

你又沒當過媳婦，

你怎知道來？」

「咱家娘兒們受那苦楚，

唉！

真就提不起來……」

「奶名光與俺爹娘叫咄，

還能叫旁人叫？

俺沒經過，

……實在……奇怪！」

一個穿綠褲的女人，

低聲說着，

她紅了臉。

「那怕啥哩，

樹樹都有影，

人人都有名！

叫慣嘍就好啦，

越害羞，

管許一輩也叫不開！」

說這話的是一個白髮老太太，

她坐在那個穿綠褲女人的身邊。

趙鳳英從人堆裏站起來，
她抖着胳膊，
好像給她們講演：

「喲，

說起當媳婦來真難！

兩天兩夜也說不完。

年輕人，

你們可是享福啦，

數俺這老一坨在受罪厲害！

八路軍叫抬高婦女，

真是翻了天！

從前管許人家沒喝湯，

不尿咱這「死屁片」(註四)！」

這話，

真說到她們心上了！
有的點頭，

還有笑的睜不開眼！
男人們偷偷咕囔着：

「這老婆，

啥話也能說出來！」

「喂！

先叫老奶奶說說她叫啥名哇！」

不知道誰出了這個主意，

大家都拍手歡迎起來。

掌聲催着，

趙鳳英站在桌前：

「不用拍手，

我，我叫趙鳳英！」

她直撻了當說出來。

選舉好了

人又擠在一塊。

「田區長四百二十五票，當了參議員！」

嘩嘩嘩……

掌聲在人堆裏旋轉。

「擁護田區長當參議員！領導老百姓翻身翻！」

響亮的口號聲，

像覆地，

又似翻天，

愉快的心情，

籠罩着人們的心弦。

六

五月的天氣，
又熱，又悶。

身上呵，

不住流着汗水。

好敗興，

又該我倒霉，

一碗飯沒吃下，

頭就發暈。

一小會，

滿身在發燒，

霎時間，

又像潑冷水！

發他娘呀，

可怕的症疾又纏住我的身！

路不想走，

湯水喝不進，

沒辦法，

只好放下工作，

到區上養養病再回村。

「老奶奶，

我到區上了，

事情該怎麼辦還怎辦，

大家商議着往前進！」

我把話交待給她，

叫她多操心。

太陽已經回去休息了，

屋子裏黑沉沉，

真精蛋，

一

今天的藥，

時間沒有吃對，

一天沒有起床，

頭還是發暈。

吱吱，

我彷彿聽見有人在推門，

隨着開門聲，

一個老太太站在床跟，

她眼睛盯住我的臉，

似乎在擦眼淚。

「小空咳，

癩怎麼？

你想吃甚？」

昏迷中，

我聽的是趙鳳英的聲音。

「好奶奶，

我不吃甚，

天黑啦，

光你一個人？」

我睜開眼，

勉強地張開嘴。

「不怕，

天黑啦哇路近。」

說着她從懷裏掏出兩個饅頭，

「沒啥好吃喝，

這是兩個油饅頭，

留你點點心。」

我接住饅頭，

我哭了，

我很感動——

我看着她花白的頭髮，

好像我親愛的奶奶；

那一對熾熱的眼睛，
又像我溫暖的母親。

瘧疾是截住了，

可是

全身無力，

四肢乏困。

因此上級決定，

叫我回去休息一個時期。

這股風，

很快就傳到了金塚村，

大家都嚷着：

「空要走嘍，

咱們可靠誰？」

天，

陰沉沉，

沒有風

細雨紛紛，

在往金塚走的路上，

我碰見了趙鳳英，

她，

鎖着眉頭，

臉上添了皺紋，

『你……』

她說不出話來，

眼圈濕潤潤。

『你……你要走哩？』

我聽說啦，

連飯都吃不進！

我來問問你，

看看到底是因為甚？

她真的哭了，

眼淚滴濕了衣襟，

『咱村才揭開了口，

事情還有一大堆！

咱在一塊混熟啦，

走嘍我實在不忍心！』

我自己管不住我自己的眼睛，

不自主地滴下了眼淚！

『老奶奶，

我本來不想走，

就是我身上不滋潤！

我病好嘍就痊啦！

你想想，

我能忘嘍你們？

再說，

小李同志也來了咱村，

他在跟我在一樣，

「有啥不忍心？」

她好像思想了，

她說：

「一定要走，

我也不強攬！

以後不過要多來信……」

她仰起臉，

笑微微，

「只要八路軍不走，

就是天大洪福！

我就是鑽在地底下，

也一直放心！」

今天，

我起的很早，

洗罷臉，

太陽還在東山背後瞇睡，

我打好背包，

準備起身。

呼啦一聲，

趙鳳英推開門，

「呵呀！

你起這麼大早，

打割儉跑哩！」

她跟我開着玩笑，

哈！哈！哈！

張開沒牙大嘴。

沒等我開口，

她又插上嘴：

「我夜黑來蒸饅幾個饅，

這是我一點小心！

空同志，

叫你在路上當個盤費！」
 她把藏在脊樑後的饌拿出來，
 「布地通」往牀上一墩……

我看着這白光光的饌，
 就好像看見她熱辣辣的心！
 我呆了。

不知道該說些甚！
 兩手在身上摸了好半天，
 摸着條布手巾……

「老奶奶，
 我沒啥好東西，
 送給你這條布手巾！」

「人親水也甜！
 窮人愛窮人！」
 以後見嚙這條布手巾，

就如同見了你的心。」
 她笑的兩眼擠的一條線，
 臉上的皺紋似乎在飛。

今天我很幸運，
 太陽光罩着一層薄雲。
 我揹起背包，

走出村，
 忽然

後邊跟來一羣人，
 他們亂嚷着，
 掌聲如雷，

「不用送嚙嚙，
 老爺爺兒們！」
 我的心跳着，
 似乎有很多話要說，
 但是說不出嘴。

走遠了，

我把頭扭回，

在淡淡的陽光下，

我看着了趙鳳英，

她頭上裹着我送給她那條布手巾。

她不斷地扭回頭來看我，

兩隻手在臉上亂揮！

她在擦汗嗎？

天並不怎麼熱人；

「噢！

我明白了，

她在擦眼淚！」

這淚，

這一滴滴熱愛的淚，

像一堆堆的野火，

燒紅了我的心。

註：

一、老齋公，對老太太的稱呼。

二、媚子是罵人的話。

三、滋潤，病的意想。

四、小圪斗，即小包袱。

五、死屍片，罵婦女的話。

送別

阮章競

——記豫北×村參軍小景

鵝毛毛的大雪紛紛地下，
上前線的新兵騎上馬。

呼呼的北風頂頭颳，
勒緊了韁繩聽娘的話。

銀裝的高山棉墩的路，
老娘的頭髮像雪花。

「去吧孩兒你去吧！
去當咱毛主席個好部下。」

亮晶晶的眼淚滴滴地洒，
啞嚨抽咽聲沙啞。

「你娘今年七十八，
還想美美的活到整一百。」

往日的苦時光都死了，
今天的好日子我丟不下。

『扒地虎』（註一）露滿肉肥多健壯，
咱家又有了五畝八。

咱們今天像做好一鍋飯，
蔣介石狗們要伸手來扒！

咱們今天像蓋好一座樓，
蔣介石狗們要來搬倒坍！

俺孩記得嗎，記得嗎？

像這樣冷的天，這樣大的雪！

劉明德那個狗王八（註二），

把俺孩光身活埋在雪堆下；

燒紅紅的柱烙壺孩，

歪過臉來，我瞧瞧那剝心的疤！

現在那狗們又要來，

臺協變了中央兵。

狗要吃屎是牠的本性，
那裏有個閻王不要命？

他們是狐子裝成的豬八戒，
前前後後都不是人！

這溝打狠敵俺孩能，
手急眼快心又靈。

拿這本事賞狗們，
手要吃勁心要狠！

不把狗們殺乾淨，
千年萬代都不安寧。

有空多擦槍常瞄準，
打仗的時候更把穩，

自家兄弟要讓七分，
有理也得要心平平。

對那仇人要爭半厘，
死了也要加兩棍！

你長在窮戶就愛窮人，
猴子生來就愛獼猴。

要守規矩要聽話，
別耍性子別想家。

如果捉住老蔣和劉明德，
替娘狠狠地咬他一牙！

砂鍋搗蒜就這一槌，
把蔣介石狗們連根拔！

地裏的莊稼別結計，
農會自然會照顧咱。

要是你打得狗們胡竄來，
我拿茅房的掃帚來打他！

去吧孩孩你去吧，

去當咱毛主席的好部下！

你娘今年七十八，

還想美美的活到整一百。

往日的苦時光都死了，
如今的好日子我丟不下。

保住「抓地虎」和五敵人，
保住你娘保住家。

孩要自養穀要自種，
自己的江山自己打！」

天寒熱淚也凍成冰，
凍不住心頭的愛和恨！

拍拍掉雪花摸摸衣衫，
娘怕孩兒身上冷。

一陣陣的北風一陣陣的雪，
戰士走馬上途程。

咚咚的鼓響隆隆的鑼，
漫山遍野來送出征人。

註：

一、「抓地虎」為牛的讚美語。

二、劉明德為豫北土匪漢奸頭子，抗戰不久就投敵，抗日勝利了蔣介石宣佈是他的「地下軍」。

一九四七、二、七夜。

隨軍小詩

胡征

一下山來了

太行的遠征担架隊，
下山來了。

望不見邊的大平原，
總是
總是望不夠呵！

肥綠的麥地，
使平原厚起來。

公路，
像蠶絲在桑葉上，
畫一道彎曲的白線。

浩蕩的隊伍走過，
遠遠的
黃色的塵土。

捲向天空。

四月廿三於安陽某村

一一 招待站

村邊的關帝廟，
泥菩薩讓位了，

開水鍋蹲在正殿上，
冒着霧色的熱氣。

老頭子啣着小菸袋，
加一塊木柴，
又一塊木柴。

隊伍在柏樹蔭下，
擦擦汗，坐下了。

風，悄悄的吹，

端起一盤半熱的開水，
多舒服呵！

老頭子拿起我們的槍，
拉開槍栓，
看了又看：

「這跟俺家那孩的日本造一模一樣……」

他笑了，
笑得那麼有味兒，
那麼甜。

四、廿三、安陽某村

三 第一次見面

我們遠征的部隊，
第一次住在，

剛解放的村莊。

第二天清早，
集合號響了，
我們，準備開差。

可是，全村的人，
比我們起得更早。
意外的迅速
集合場被緊緊地包圍了。

成羣的人，
攔住大車；
成羣的人，
抓住我們的馬韁繩。
白鬍子老漢，
掉了牙的老媽媽，

帶着全村的男女；
忽然在隊伍面前，
跪下了。

跪下了，
半天說不出話。

很久很久，
聲音和眼淚一齊湧出來：
『八路軍，好弟兄！
不能走哇！』

『盼了你們八年；
今天才見面；
好容易來把咱救了，
你們，不能走哇！』

「你們是咱們的隊伍，
你們，可不能走啊！」

四、廿五、於湯陰某村

四 我看見了戰爭

我看見了華北大平原，
遭受着折磨；

我看見蔣介石殺人放火。

我看見村莊周圍：

三丈深的壕溝爬遍了麥地，

成堆的潮濕黃土，

壓死無數的麥苗。

我看見美麗的果樹林
變成了荒野，

我看見神經錯亂的

果園的老人，

守着那些半人高的果樹殘骸，

發出咬牙切齒的吼聲。

他只一句話：

「蔣介石，老子要和你拚命！」

我看見1323式中型轟炸機，

用可恥的翅膀，

撕裂了我們的天空；

我看見二百磅的燃燒彈，

一顆又一顆，

落向無罪的村莊；

我看見漫天的大火下，

人民顛狂的亂跑，

用最痛的聲音，

叫喊自己的親人。

而我又看見：

蔣介石的第二快速縱隊，
以耗子的姿態，
每天前進十里到二十里。
最後又以最高的速度，
向人民解放軍，
交出全部的美國武器。

我看見兩個『美化』的少將，
一個拄着棍子，
一個赤着脚提着鞋子，
低頭走進民兵指揮部的大門。

我又看見無數的民兵大隊，
從四面八方的大路，
開向有敵人的地方。

我看見三丈長的榴彈砲，
伸着巨形的頸子，
凝視着戰爭的主兒們。

我看見
劉伯承將軍，
坐在茅草房子裏，
用紅藍鉛筆，
在地圖上畫着箭頭和圈圍。
然後堅定的，
拿起電話機。

於是戰爭的罪犯，
在華北的大平原，
倒下一個師團，
又一個師團。……

四月廿五日於湯陰某村

南征詩草

田 兵

一 黃河畔老人話別

要守住我們
用血和眼淚創造的土地呀！
要奪回我們
用血和眼淚創造的土地呀！
孩子們去吧！
丟開一切的私事吧！
蔣賊來了
誰的親愛都毀滅。

現在，
黃水淹進了我們的家門，
賊馬踏破了我們的農村。
紅毛賊的飛機
連我們的天空都佔了！
孩子們，快戰鬥吧！
戰鬥吧！戰鬥吧！……
爲了祖國，
爲了人民，
爲了人類永恆的自由和愛，……
我，一個年老的貧寒的書生，

在渴望祖國的和平。

二 雪夜起程

大年初三的夜晚，
大雪掩蓋着綠色的麥野，
大風呼呼地颳。
「敵人凍病了，
我們從飢寒裏長大，
我們不怕！」
小范說着，向同伴
笑攏着凍紅的臉。
沒有星也沒有月，
地上是雪，
天上也是雪。
我們的騎士

踏破了白色的山河。

馬毛上結了冰，
人眉上也結了冰。
「天氣這樣冷，
明天有雪霧彌蓋，
賊機不會來吧？」
我們可以白天行動。
小張自語着，
心裏描繪着天明。
這時候，
行進的行列，一條條
像漫長的蛟龍，
掠過了銀白的夜空。
農民們

脫去了過年的新衣裳，
 搯着大北風，
 在隴海路上。

鏗鏘鏘鏘地破壞路軌，
 有時候伸一個懶腰
 笑望着自己的子弟兵，
 迅速地

奔向華中。

有時候擺一擺手，
 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

三 冀魯豫軍歌

我們是劉伯承的常勝軍，
 冀魯豫百煉成鋼的勇士們。
 守衛黃河大平原，
 守衛我們十年創造的歡欣。

不怕風雨飢寒，
 永遠保護祖國和人民。

這兒是百年大水，十年荒旱，
 五年蝗災，八年抗日戰。
 有多少慷慨悲歌，
 有多少眼淚淒酸。
 每一株綠草都是用生命來澆灌。

而今賊機攪亂了天上的白雲，
 賊馬踏破了地上的歡欣，
 飛機轟散了熱鬧的村會集場，
 老牛炸死在田野上。
 世界上誰不愛溫熱，
 在這生命澆灌的綠色草原上。
 紅毛強盜的飛機，
 已奪去了我們的太陽。

起來！黃河的兒女！
起來！平原的英雄們！
快參加劉伯承的常勝軍，
騎上祖國的戰馬，
把敵人趕出家門。
那兒有人民的災難，
就向着那兒挺進。

四 月色茫茫入中原

人行在雪地上；
孤！孤！孤！……
馬跑在凍地上；
崩！崩！崩！……

初春的風

化不開地上的凍；
初春的風

也化不開臉上，眼眉上，
雪霧凝固的霜冰。
白霜結滿了衣服，
厚厚地像棉絮，
摸一把並不熱呼。
但是慈母的囑咐，
復仇的火焰，
在心裏燃燒着，
在血液裏燃燒着，
漸漸地溫暖了一切。

小棉花首先出了汗，
他笑指着新繳的大洋馬；
『你看！』

蔣介石的騾子還不抵人攔累，

才歇了兩床毯子，
 就在地上亂打滾！』
 他說着搬了塊凍泥，
 悄悄放到二老虎的背上，
 二老虎一轉身，
 泥塊從背上滑到地上。
 大家嗤聲笑了，
 指導員趕快跑過來勸阻，
 因為他們
 犯了夜行軍的紀律。

越過了老黃河，
 越過了隴海路，
 白色的月，
 白色的雪，
 萬里是白色的山河。

走過了多少彎彎曲曲的路，
 一村又一村，
 一林又一林。
 月光下一片茅草屋，
 月光下一片淒森森，
 不用問
 到了中原的農村。
 這兒住着受難的人民。
 地裏到處堆着鹽鹼土，
 到處是陰柳墩，
 六月天
 該有蓋野的灌木林？
 這一帶是蔣軍久佔區，
 從未來過八路軍。
 『兵』在人的記憶裏，
 是災難和仇恨。
 我們進了村：

狗嚇的夾着尾巴跑，
青年人悄悄進了紅薯窖。

老年人裝着要死的病，

——哼哼吟吟，

敢給我們答話的

都是半老的女人；

包着

雨夾還不能拖肩的黑頭布。（註）

有時候我們請一個嚮導，

他的家人便放聲哀號。

好像這個男人

立刻就死了。

因為在他們的經驗裏，

兵，抓走了人，

歷史上從未有過回音。

忘記是打的第幾個據點了，

前面一陣槍響，

敵人大呼：老爺饒命，

倒戴着帽子向我們投降。

我們也就宿營在附近的村莊。

這時候，

前村裏鷄也啼，

後村裏鷄也啼，

曠野裏

傳令員縱馬奔馳。

因為莊上沒有大戶，

我們五個人，連馬

都宿在一個貧寒的家。

老嫗嫗嚇的光篩糠，

嘴裏嗚嗚啦啦說不出話。

老頭子光哼哼，

兩眼白瞪瞪，

好像立刻就要死的病。

問他有兒嗎，搖搖頭，

有女嗎，也搖搖頭，

一連串的哼着沒有。

但是我們在磨屋的床底下，

却望見了兩個人，

——他們的兒和媳婦。

我們叫出了兒和媳婦，

他們忽然大聲的哭了！

一面哭，

一面哀求着：

『老總！饒命吧！

不要打死他，

不要抓走他，

也不要佔了她！』

『念我們是可憐的窮人家。』

我們不知道說什麼安慰的話，

好像我們也哭了！

我的祖國呀！

我的祖國的人民呀！

你們的隊伍來了，

不要怕，

我們在一塊戰鬥吧。

天明了，

太陽露出雲霞

老年人的病好了，

老年人的驚恐也跑遠了！

端着飯碗在門前歡笑。

不再叫老總了，

親熱地說：

『喝一碗俺的飯吧！

您大哥！』

孩子們在街上吵嚷着：

「都來看呀！」

都來看八路軍大哥，

八路軍大哥教我們歌。」

於是姑娘們穿着過年的新衣裳，

笑吟吟站在門旁。

少婦也勒着過年的新頭巾，

又黑又莊嚴，

兩個大夾垂到腰身。

我們在街上走一回，

身上，

不知有多少喜歡的眼色。

不知有多少男女

走過來，和我們親近。

註——這兒女人與包黑頭巾，愈年青

頭巾愈大，勒的長夾可垂腰。愈

老頭巾愈小，小到兩夾不搭肩。

五、打了不能報銷

的仗

張弓酒，

中原上大大的有名，

戰士們喝一杯，

醉熏熏，

閒話着勝利的戰爭。

在路上，大軍洶湧地前進，

獼猴們望着烟塵逃竄了。

在路上，打了無數的仗，

仗仗都勝了。

但是沒有繳着好的槍，
也沒有繳着好的砲。
因為都是破雜牌，
還是十八年前的老一套。

在路上，打據點
只像孩子們摸家雀，
摸一窩又一窩；
在路上，打據點，
只像姑娘們摘棉花，
摘一棵，摘兩顆，摘三顆……
在路上，
我們增加了新的隊伍。

營部長紅着臉，
在一旁走過，
他嘴裏不停的嘮叨着：

「報不下，報不下，
路上的勝利報不下，
雜牌軍算不了，
土頑軍算不了，
擊潰的也算不了，
消滅蔣軍嫡系才能算功勞。」

管他呢？

反正是勝了！

只要碰上他，

蔣軍嫡系也跑不了。

先記上七十師一四〇旅，

我們要一旅一旅地記功勞。

再喝一杯吧！

醉熏熏，

喝暈了北方的孩子們。

六 四十里空

鏢進柘城

二

柘城，傳說叫『螳城』，
因為週圍

建築着四十里路的大城廓，

相傳：古城蟄陷了，

人民又在中間

修了小小的一個。

城圈雖不大，

裏面却住着個大惡霸：

自衛團長張映臣，

哈一聲，

三百里內都震動。

這個人

是偽軍張風峯的叔，

外號都叫『老太爺！』

他在柘城蹂躪腳，

三百里內

姑娘們嚇的打哆嗦。

這個人

殺人用劍鋤，

他在柘城蹂躪腳，

三百里內

地皮都要爆裂，

這個人

已經五十多歲了！

吃豬油長的油光臉，

還像一個煮熟的紅蘿蔔。

這個人

已經五十多歲了！

還像一條老騾狼，

二天要換個女人床。

白天看上了誰家的姑娘好，

夜晚就一定拉在床頭上。

他的第六房姨太太

就是柘城會上遇到的

十七歲的良家姑娘。

這個人

從前只有四十畝地，

八年來

霸佔吞併了四十頃

在這兒

住着張嵐峯的三個圈，

另外還有蠻子兵。

這座城

去年我們解放過，

人民望我們

像愛斯吉摩人渴望火，

人民望我們

像旅行沙漠的駱駝，

渴望滿生碧草的綠色水野。

二

這夥罪魁，

已到了末日的命運，

怕他們聞風逃奔，

一月二十九日，大白天，

我們向柘城挺進。

頭頂上應該說是我們的天空，

紅毛鬼的飛機，上午十時

就給我們攪亂了。

它想攔着我們的馬頭，
掩護這羣兔崽子脫逃。

我們明白：這些駕駛員
天天吃美國牛奶保養着，
記憶里

早已沒有了祖國。

看它那罪惡的樣子呀！

怪叫着低飛着，

十幾架輪迴着，

在我們前衛掃射，

在我們後衛掃射，

在我們頭頂上掃射。

機關槍像過年的爆竹，

黃心的黑皮彈，

炸翻了地上的塵土。

倒下的勇士，

鮮血流灌着青天白日，

兩臂親愛地

擁抱着綠色的麥田，

就是死了，

也担心賊機

沾污了我們祖國的土地。

我親愛的祖國勇士啊！

白天應該是我們的，

我們決不能讓給

紅毛強盜的飛機。

於是，

我們就在賊機的穿梭空裏，

飛奔前進。

我們的騎士，

在四野裏

扒起了幾十道烟塵。

二剎那，

迫近了柘城四門。

賊機一直跟了我們四十里，

一直轟炸到太陽西沉。

三

當天夜裏，

向敵人傳去了我們的通知，

盼望他們不要做

美國人奴隸的奴隸，

早些回頭，

還給留一塊葬地。

如尊命：

全部放下武器，

在三十日十六時，

徒手到城南十五里路的坡野，

聽候我受降官

楊勇將軍發落。

敵人——錯過了投降的時辰，

三十日夜裏，

我長江部隊攻進了城池。

像捉雞，

張映臣以下三千人，

連蠻子兵，

全部落在我們的手裏。

打了牙的狼比狗還馴，

叫他頭朝東不敢頭朝西。

究竟怎樣審判，

完全交給人民處置。

美國灌頭，

馬鞍子，

鞭子皮，……

散滿了一地。

三百匹新織的戰馬，

「噲噲！」

叫的家家早起。

三十一日的早晨，

柘城歡騰了萬家人民。

大街上

戰士們來來往往，

家家門旁：

站滿了歡喜的男女，

像看望久征初歸的兒郎。

天空一聲怪叫，

又來了賊人的飛機，

門前的主人

拉我們到屋里躲避。

蒙着黑頭巾的莊嚴少婦，

也忘了封建的俗禮，

管什麼人家笑話，

用她們親切的手

拉我們到自己屋里。

還小聲的說：

「別伸頭，

莫叫飛機看着你！」

四

「老太爺被捉住了！」

迅速地傳開幾百里。

傳到鹿邑縣，

傳到睢州地，

越傳越離奇——

有的說：

公審以後又槍斃；

有的說：

零刀子分尸；

有的說：

鼻子上帶了鐵環子，

老百姓牽着當中使。

受難的人，

有的割他幾塊肉，

有的抽他幾鞭子。……

在農村，

打架嘔氣，

大家互相吵嚷着：

『日他奶誰怕誰？

老太爺都捉住了，

天下從此該講理。

八路軍來了，

窮人可該出口氣。』

七 七十里月夜取

鹿邑

中原的月亮，

凄冷的照在鹿邑城上，

看有多少家苦難的父母，

都在怒視着

這座古老的城牆。

他們的兒子，人家說是壯丁，

又納不起壯丁稅，

都被抓到城裏頭，

在七五師蠻子兵里受罪。

在這裏：

住着紀孫鑽，」

住着蠻子兵，

住着國民黨的縣長孫敬軒，

他們刮盡了人民的血汗。

連地皮都刮的光出鹼。

鹿邑縣，

有多少座貧寒的村莊？

各莊上

都有盼兒歸來的肝腸。

慈母依傍着破草屋，

眼淚滴穿在寒冷的月夜裏，

默想着：愛兒

被抓去的那一日——

有的是臘月廿四，

有的是年三十，

有的是大年初一。……

在鹿邑縣府的眞源報上，
大標題：

『共產軍殺保長、放壯丁，

搗亂國家兵役。』

國民黨的豬仔宣傳，

倒給人民帶來了歡喜。

人民想：但願這是眞的。

有一天八路軍來，

解放了這坐城池。

眞的『殺保長、放壯丁』，

慈母，一把抓住了

釋放歸來的愛兒。

二

白天，

暫時被賊機佔了，

我們在千萬人民的期望裏，
冒着七十里路的寒月，
趕到了鹿邑。

——是一月卅一日的夜裏。

在路上，
過了三道水，
水，沒着馬肚皮。

溜河橋上的溜河風是冷的，
但是冰不退。

我們人民戰士的熱力。

我們向着要打的方向前進，

我們心裏好像燒着火，

因為那兒

有我們受難的人民，

攻破四關，

是午夜後第三時，
月亮沉西，
東方一片白白的，
曉鷄在荒村裏啼。

我們的大砲，
向敵人吐着紅光，
照亮了鹿邑城牆。

每一顆炮彈響，

都寄托着千萬個慈母的希望。

張小樓的老婦人，

兩手拈着香：

『孩子能不能歸來，

全看八路軍這一仗。』

二月一日

紅毛賊的飛機，

在鹿邑城上懸峙了一日。

下午四點了，

它還在嗡嗡着，

四處掃射。

「入他奶奶，

它反正是不走了，

我們還等什麼？」

張班長大聲嚷嚷着，

于是，

我們一陣猛烈的炮火。

突進了鹿柴，

突進了外壕，

突進了城廓。

不知前衛用的什麼武器，

「轟隆」一聲巨響，

西城門從地上飛到天上，

碎磚從天上打到地上。
烟霧像一棵雲樹，
從地上長到天上。

我們穿過雲霧，

闖到大街上；

敵人的死尸，

縱橫到大街上。

死不了的獼猴們，

紛紛丟了槍。

嘴裏喊着「八路兄弟饒命！」

把兩隻空手舉到天上。

七五師的轎子兵，

還企圖頑抗，

團長鄧青武同志，

喊一聲「攻擊！」

敵人立刻

嘗試了他們自己的武器。

（是七〇師一四〇旅，

遠從台灣給我們運來的。）——

帶水平汽泡的擲彈筒，
射過去，

不上不下，不東不西，

恰恰中在目標裏。

還有『九九式』步槍，

帶着槍溜彈射擊，

射中了

勝過迫擊砲的威力。

還有『九二式』重機槍，

『九九式』輕機槍，

都帶着瞄準鏡子；

在鏡子裏看着人，

一撥槍機，

敵人便應聲倒地。

剎那間，

他們也仿做着紀蓀錢的人，

丟開了武器，倒戴着帽子，

把兩隻空手高舉到天空裏。

連聲哀告着：

『饒命吧！八路軍兄弟，

我們是被蔣介石強迫的。』

從此，

鹿邑縣人民看到了天日，

從此，

渭河的流水

歌唱着人民的勝利。

從此，

一千八百名壯丁得到解放。

從此，

實踐了慈母望兒歸來的幻想。

三

槍聲剛停止，

迎着夕陽的紅彩，

大獄的囚犯

第一批走出城來。

笑對着頭上的藍天，

也笑望着遠處的雲山。

一手提着鏢鎗，

一手摸着褲腰，

嘴裏不住的嘮叨：

『可見到天了！』

『可見到天了！』

有的使勁凝視雲野，

好像生怕

頭頂上這塊藍天再失掉。

正在路旁啄食的老鴉

聽見『啾啾啾啾』的鏢鎗聲，

立刻躍在樹上。

『哇哇』的叫着，

好像爲這羣

獲得自由的人們朝賀。

你只要看一眼這幅晚景，

就知道大地

都充滿了自由和喜悅。

第二批是三千五百名俘虜，

徒手排着整齊的隊伍。

內有一千八百名是七五師的新兵，

他們才剛發了一件灰大氅，

裏面襯的還是農家衣裳。

（料得再過二小時，
他們可見到自己的爹娘。）

在俘虜羣裏：

羞愧的站着

僑縣長孫敬軒；

和他的洋太太范貞珏。

二十四小時前，

他還是一隻刮地虎，

驅使着千萬人民，

在這裏修工防禦，

企圖抗拒這支人民的隊伍。

現在，

他們却胆怯的像一隻老鼠，

妻姪不敢承認他是姪夫，

也不敢承認她是姑母。

他們無力的把頭垂着，

默默地，
好像在想什麼。

他們在想什麼呢？

我想：大概是懷念小廚房！

他們的小廚房裏我參觀過：

有江瑤柱，

有海參，魚翅，……

還有沙魚肚。

還有百合，建蓮子……

還有……

都是人民血汗換來的稀罕物。

他們再想吃這些東西，

只有在富麗的夢里。

我問他：

「你知道鹿邑縣的負擔嗎？」

他把頭搖一搖，
「一播未完，
一播又到，
實數我不曉得，
下面知道！」

我真想摸他個耳光，
但是爲了政策，
我却反而安慰的說：
「請你長起面來，
不要怕，
我們不殺。」

縣長大概很愛唱戲的，
大堂兩邊住着兩班戲子，
我們還繳到了
嶄新的鑼鼓和戲衣。

縣長的樣子很像個武生，
太太也很像個老青衣。
(這僅僅說的是打扮的，
若說她的肉身子，
是豬鬃掉到石灰裏。)
毛外套套着個肥身體，
頭還一擺一擺的。
灰黑的臉上還有白粉印，
就是吃了健胃散，
見了她也會惡心。

最後出來的是鄧晉武團，
——攻城有功的隊伍。
他們繫帶着新繳的
戰馬，武器，皮大衣，
嚴肅的邁着整齊的步伐
慢吞吞地走出城廓。

幾十把軍號一齊吹，
軍樂聲響的滿城歡樂。

千萬隻市民的眼睛，
向他們注射着喜悅，
多少人驚嘆着：

「天啊！」

這真是人民的隊伍。

一小時改變了鹿邑天下，

大街上穩靜的
像沒有經過什麼。」

四

黃昏以後不是黑夜，

家家燃着了紅色燈火，

大街上的死尸還沒有搬動，

商家已經開始了營業。

我們城防部隊，

爲了維持秩序，
挨家勸說：

「把門上着！」

黑夜天，

家家都睡了，

鹿邑城也靜了，

只有新繳的戰馬，

像是歡迎新主人，

在城外「嗶嗶」的叫。

午夜後，

我們部隊行動，

在城東十五里路的村莊，

有一位老人，

冒着七里路的黎明——

穿過村莊，

穿過樹林，

穿過朝霧，……

跑的氣喘吁吁：

「同志！別慌走呀！

鹿邑縣你們留人了沒有？」

我說「留人了，大爺！」

老人才戀戀地回去。

八 勢如破竹下亳州

……

一

我們進得快，

友鄰部隊比我們進的更快。

當我們向亳州進發，

長江部

早已打下亳州一天了，
英雄們

早已縱馬在渦河畔上，
來憑吊這古代的南朝。

聽說亳州是木蘭的故鄉，

有木蘭祠堂，

還有木蘭銅像。

我想：木蘭像前，

會有多少英雄呀！

來拜謁這位

古代中原的女郎。

「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

駿馬長槍，

我們古代民族女英雄的模样，

好像活現在我們眼上。

我們的女戰士，

也都高興的想：

去到亳州城，

採一束迎春花，

掛在木蘭像上，

歡呼中華民族萬歲，

中華民族的好女兒，

都要學木蘭姑娘。……

二

打下亳州是二月二日，

也就在這天晚間，

蔣介石的援軍

——七五師十六旅進到北關。

我攻城部隊

把敵人從北關打出來，
一直朝北趕。

在距城約六里路的地方，

把全部敵人

圍到了大莊，嶺台寺，張莊，

我們在路上飛快的走，

就是爲了

消滅這條美械的毒蟲。

我們受到的命令：

是攻打丁大莊

這一帶，

也是從宋來過八路軍

槍一響，……

壯年人差不多都跑光。

我們得到十里外去動員担架，

向人民，

說盡了所有的溫良話。

爲了使我們戰士安心打仗，不害怕

死了或傷了抬不下，

我們的幹部及非戰鬥人員，都親自去抬担架。

丁大莊僅有二十戶人家，

住下了敵人一個旅部，

還有一個團，

幾乎把地皮都佔滿。

我們隨便打一砲，

敵人的頭上都會響砲彈。

二月三號的夜，

天氣很冷，

颳着大北風。

我們七一九部隊，

奉命去立頭一功。

同志們端着刺刀，

彎着腰，

朝前衝。

大家宣誓說：

「槍子從前心穿過的死者是好漢，

從後心穿過的死者是孬種？

就是被敵人打死，

也要像一隻虎，

——一個猛撲豺狼的姿勢，

兩隻熱手，

抱住祖國的土地。」

我們衝到了敵人的守衛線，

敵人縮到工事裏去，

我們在牆上挖了洞，

同志們勇猛的朝里鑽，
 敵人想用火力封住洞口，
 但也抵不過我們同志的勇敢；
 頭里的同志被打死了，
 後面的同志，
 把他小心地拖在一邊；
 再朝里鑽；
 頭裏的同志負傷了，
 負傷的人，急促地
 滾在一邊，或爬在一邊，
 讓後面的同志再朝裏鑽。
 就這樣，我們
 突進了敵人的守衛線，
 佔領了幾座房間。
 敵人的飛機來了，
 嗚嗚地怪叫。

天空四散着照明彈，
 照明彈像一株株地火樹，
 向四週噴放着綠色火焰。
 在那陰森森地夜空裏，
 它想把勇士的雄心照亂。
 但是，
 我們是人民的戰士呀！
 是黃河畔上的兒女呀！
 于是我們更堅定的
 像餓虎捕食，
 向着敵人猛烈衝擊。
 在照明彈的火光裏，
 敵入想用美國的化學燒夷彈
 來延遲他們的死，
 但是，它可能燒着
 我們佔領的房間和地上的土，

燒不死我們：

要堅決消滅敵人的意志。

就在我們佔領的房間

和地上的土都燒着的時候，

我們大喊一聲：

「同志們衝啊！」

像閃電一樣疾，

和敵人肉搏在一起。

在我們的刺刀下，

敵人一個一個地死去。

這時候，

我們也用數十門美國大武器，

（蔣介石不自願的送給的。）

向敵人不停的吐着火舌，

大砲彈，

在敵人頭上轟天的響着。

我們的火力

全部把敵人的火力吞沒，

把亳州城北半個天燒着。

燒熱了寒冷的夜。

一陣曉風吹過，

天早已發白，

敵人正在跪着交槍，

來了美國的航空堡壘，

在飛機的鼓舞下，

沒有死完的敵人

向着遙遠的蔣軍陣營撤開了腿。

三

敵人跑，

我們就追，

這一天——二月四日，

從太陽初到太陽落，

我們的頭頂上

始終保有敵人四架戰鬥機，

三架航空堡壘。

來往穿梭，

沒有一刻間斷過。

它想阻住追趕的隊伍，

那知我們是百煉的鋼鐵，

敵人跑的熱，

我們也追的熱。

羣機驚亂了天空的飛鳥，

也驚亂了林中的息鳥，

鳥雀掃着地皮飛，

失魂的跑。

在我們的追趕下，

敵人也像失魂的鳥。

沿着一條大溝，

沒命的向着商邱跑。

我們的大砲

在曠野裏轟轟的笑。

新解放的七〇師同志，

顯示了他們技術的威力，

李蕪的機槍，

打到那裏那裏死；

唐松凡的手炮

指到那裏打那裏。……

我們的各種武器一齊噴吐，

把敵人走的路，

打成一條烟塵滾滾地丘墓，

敵人就葬埋在煙塵裏。

在另一條路上，

「賊機封住了渦河橋，射擊的渦河橋畔，塵土翻到雲天。」

它想把追擊的隊伍，

隔到渦河南岸。

那知聰敏的吳忠團，

早已在渦河北岸。

六連長魏興倫，

把上衣一脫：

「同志們跟我來！」

他率領着第六連，

一直往下趕。

跑散的敵人，

被捉在十里以外的黃昏

因為追的過猛了

台灣同志賴永泉，

追的脚上起了泡，連長見他跛着脚，向他熱愛的說：

「同志你先回去吧！」

拉着咱新繳的戰防砲車，

向營長報捷。

就說：

敵人大部已經覆滅。

如果再有七五師十六旅的番號，

還須蔣介石重新創造。」

在夕陽籠蓋的曠野，

賊機攪亂的天空下，

一個冀魯豫軍營的台灣男兒，

拉着戰防砲車，

驕傲的走着。

營長遠遠的用笑臉去歡迎他。

大地呈現一幅
美麗的愛國畫，

圖。

月光下，
我們騎上戰馬，
把戰場巡查：
活捉一千二百名俘虜，
敵人遺尸一千五百具。
有八門榴彈砲形的大山砲，
還有十幾輛大汽車，
在地上橫臥着。
機關槍，步槍，手砲，盒子皮，
子彈，戰馬，皮大衣，……
散滿了臺北三十里，
敵血流在綠色的麥地。

正當我們收兵的當兒，
月色朦朧中，
來了一位瘦削的影子，
他帶着全副武器。
向我們營長說：
「同志，我是七五師的散兵，
要跑，完全可以跑掉，
可是我不跑了！
因為我不願意再穿
腕上開口的美式軍裝，
也不願意再戴硬壳的大簷帽，
我把全副武器交給您，
請您允許當一個人民的戰士，
我家住四川峨嵋縣，
家門對着峨嵋山，
我的名字楊興和，
被抓當兵三年多。」

我很愛我的母親，
但我願意

會她在自由的祖國。

.....」

他的話，

感動的我們兩眼滾熱，

我們營長，

把他的兩隻手親愛的握着：

「好朋友！

你已經回到祖國來了，

我們愛你，

像愛護自己的哥哥，

我們攜手奮鬥吧！

在渭河畔上。

我們開一個歡迎會，

大家共唱祖國之歌。」

.....

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

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啟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人民大翻身頌

晉冀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九

著者：

岡

夫等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

82
878

71

90